本朝分省人物考

分省人物考卷之五十一

浙江紹興府三

劉棟　胡鐸
倪宗正　嚴時泰
來天球　汪應軫
徐守誠　徐愛
秦鉞　陳克宅
張懷　陳煥
魏有本　蕭鳴鳳
王鈁　龔輝

鄭明

孫　堪　　馮應鳳

高從禮　　陶望齡

胡　瀚　　季　本

徐　渭　　黃　珏

吳宗元　　孫　鑨

俞漢遠

補遺

陳思道　　葛　啓

朱　賡　　孫　鑛

孫如法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五十一

浙江紹興府三

劉棟

劉棟山陰人弘治間領鄉薦登正德辛未科進士選庶吉士旋授編修讀書中秘期師古人不染時習所爲文似歐陽修詩似杜子美文憲費公極相期許丁丑克房考所得咸海内名士暨　世宗御籙爲講官首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說以啟沃　聖心歲甲申　世宗勅議追崇興獻之禮欲祧　武宗主于別廟抗疏廷諍謂　武宗一代之帝主無可祧之禮而

又切責時宰引朱時濮識貽笑後世大忤當軸被廷杖死而復甦下詔獄者月餘仍復原職詔修　武宗實錄內閣介菴靳公稱其所撰有狐史之風錄成遷左春坊左中允以父喪歸服除出補湖藩参知政事至則剔吏弊察民隱斷疑決裁冗費革濫役平市價刋布賦役全書著爲令甲迄于今奉行之時翔　顯陵職提督不憚寒暑　世宗賜寶鏹綺幣以旌勞勩巡撫南昌朱公首剡于朝有翰苑眞材藩垣善政之疏遷河南左轄開封宗室甚繁爲量其戶口裁其祿米而給散以時分授有制事事皆服其心法自不撓

累歲帑中有羨鍰萬計司帑吏于行時私囑取之正色抗詈不持一金氷蘖之聲膾炙人口癸巳登南京太僕卿寺署在滁山水淸勝牧政之暇時吟詠以繼醉翁之跡甲午晉秩太常提督四夷館奉詔欽選譯字生不但門無苞苴而一時權貴所囑稍不爲動忠誠無僞朝士仰之弟以嫉惡太峻目擊嚴分宜之濁亂絕跡不及其門遂爲所憎改留都少司馬朝論大爲不平而司留鑰者數載竟爲分宜所忌陰嗾其黨攻之遂飄然拂衣歸釣于鏡湖矣家食時惟教人以孝悌之義訓子孫以耕讀之事避地于興教寺之山

麓構芙蓉園鑿方塘蒔花木與二三知己結龍山之社足跡不入公府不及塵事訃聞于朝特諭賜祭命官爲營葬域崇祀于鄉

胡　鐸

胡鐸字時振餘姚人也爲諸生時以博雅稱而尤邃於易嘗著易說與虛齋蔡氏蒙引並行弘治戊午舉鄉試第一乙丑第進士選庶吉士改給事中時嬖倖虐燄方熾鐸以言事忤遂出副河東運使清裁矯者巨賈關節弗入視學福建校士惟先名理不規規舉業尺幅間七閩嚮風焉晉太僕寺卿終應天府尹備表

大用而卒世喜譚道學如鐸者口不言而躬行之身歿未幾子孫至不能舉火以齒之兩中丞洵不媿矣

倪宗正

倪宗正字本端餘姚人也有夙慧精於易學弘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以逆瑾目爲劉謝黨出知太倉州時水災條上封事報可所全活甚多隨入副武選郎武宗欲南巡杭疏遮留幾斃于杖猶以詩諫 上尋悔賜獸錦已出知南雄府會 世宗追錄言者加二品俸宗正性曠灑不耐世網竟賦歸日惟酒榼棊枰寄傲花石間詩文攬筆立就有川雲嶺月之致而其

法亦適居常委蛇不矜衫履即對客亦不屏姬侍得晉人標韻其居官則非沉浮無當者故足術也所著有易說小野集

嚴時泰

嚴時泰字應階餘姚人也裔出漢子陵先生之後幼父賈於楚遂入籍江夏縣踰冠舉弘治辛酉鄉試又十年而成進士任溧陽令用治行徵拜御史以仲兄時肅爲楚王儀賓改同知鎮江府事尋遷南康太守時金齒弗靖奏設永昌府以鎮治之而難其人廷議以爲非時泰不可領勑而治郡事蓋異數也累遷四

川左右布政所至皆以廉能著聲兩臺爲　上言蜀大
臣無如時泰賢入爲太僕寺卿俄晋右副都御史督
四川軍務四川故舊遊地也肯綮夙嘗運以奇畫鄰
蠻積寇一鼓而殲撻上賚白金文綺加俸二級先是
都御史應大猷以征都蠻失策罷歸疏中盛推其先
事之力遂得召用後官至尚書其知人讓賢類如此
久之拜南京工部右侍郎一年而致政又二年而卒
卒之日至無以爲殮清白之操皎皎如在所籍以不
朽者固在此不在彼也若專城稿牢盆木山等集特
其緒餘云

來天球

來天球字伯韶號兩山蕭山人弘治庚戌進士除工部主事蒞呂梁啟閉有定期權勢莫撓又鑿義井立社學修河堤植以榆柳轉刑部員外郎中往獨石關勘問失機事宜奏叅將劉軏以下罪皆斬陞山西僉事叅奏晉府徐庶子多不法專罪其尤者二三人時瑾賊擅權啣其不附適儀賓入司以擅加刑責上訴瑾遂乘機差三法司會勘調陝西僉事時四川流賊入漢中府界與總兵官閻綱追剿七月討擒賊首藍五等以凱獻捷聞賜獎未幾逃賊復熾百計誅勦甫

克平定四省巡撫會薦以久勞𢦤事未需一級之賞
詔陞按察司使仍于軍前殺賊賊平回司視篆一洗
案牘訪懲貪墨憲紀振肅秩滿推延緩都御史不報
再推河南左方伯又不報投秩起曰時行時止吾其
到岸之舟矣疏乞休致賜沴至家搆南山堂引江風
山月以自樂享年七十有九

汪應軫

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也生有異禀風格秀朗弱冠
補郡庠生慨然以范希文自期取學齋廪餼周宗黨
之鰥寡無告者丙子領鄉薦丁丑會試第二人改庶

吉士讀中秘書不入權貴門大學士毛公紀釆時譽欲一見之終不往已卯　武廟將南巡與同館舒公芬等七人上疏懇留有旨跪門廷杖瀕死出知泗州泗爲祖陵禁地役煩而土瘠民惰弗知農桑到則首勸之耕買桑而植之募桑婦教之蠶事　武宗南巡郵卒馳報駕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寒戶逃匿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費集而駕不果至將奈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爲求索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沮喪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

出泗境後有至者歛戢不敢肆駕至南都中使猶藉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奏泗州婦人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勑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于治化有裨事遂寢　世宗登極召復舊職去泗之日行李蕭然父老泣送立祠建碑紀其去後之思巡按甯公欽薦剡有水清月白萬口一詞之語既入諫垣首論選后朝儀二事給事中梁本茂御史汪淵以言事罰俸上疏乞恕言官開言路踰數月廷議追論在館中時協舒修撰芬夏考功良勝萬儀制朝連疏乞留車駕爲一時忠良宜隆

恩數以優之詔陞俸一級疏懇辭願以補支言官之罰俸者雖不得請識者壯之時有奏王守仁報功失實爵賞大過宜當追奪上疏申辯刑部尚書林公俊以執法忤旨去位上疏請留居諫垣一歲中連上三十餘疏念親老乏侍奏乞改南以便迎養從之比至留都禾嘉張公孚敬安仁桂公蕚同官南部方講大禮欲倚以爲助議不合卽上疏請遵典禮崇正統以安人心張桂並大用出爲江西僉事執法甚嚴不爲貴勢橈乃其存心平恕遇死囚惻怛哀矜多所平反然鯁介不能徇人會與巡撫忤疏乞致仕未報抵家

築小亭扁曰樂遂巡按江西御史徐公岱疏其文行名于天下忠孝尤爲著聞居官氣節時望攸歸久之臺諫交章謂不宜寘之閒散朝廷復以原官爲提學江西既蒞事其條教一本躬行學士皆信向之居無何以父憂歸服闋臺諫相繼論薦命未下而卒鄉人白於當道奉其主祀之鄉賢祠學者私謚爲清憲先生郡侯南大吉知其清而貧一日獲豪民石天祿將論死欲令得其東則從末減石氏以千金丐命侯不許南侯擬築禹廟山隴墻延袤十里民皆驚[illegible]致書于侯曰論禹平成之功以　人則力爲[illegible]

爲秦若推其心茅茨土堦而措力溝洫豈烈丈夫也
爲周垣乎侯門言而止所著有洪集若干卷藏于家

徐守誠

徐守誠字誠之餘姚人也少刻苦自樹潛心理學弘治中登進士授南兵部主事歷攷稽勳武衛改觀執父喪廬墓有馴虎甘露之異鄉人名其山曰慈山服除補刑部日與四方名士相討論學益進嘗陳時政十餘年多見采納出爲湖廣僉事理冤糾墨不避權勢遷山東參議乞歸論年七十而卒誠孝友廉介非其義一介不取歷官二十年敝廬僅蔽風雨有慈山雜

著十條爲學者所誦

徐愛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也正德戊辰進士出知祁州遷南京工部員外歷郎中愛娶於王蓋文成之妹婿也弱冠領鄉薦適文成謫龍場歸論學於稽山愛深契之遂北面執弟子禮後數年文成自考功遷南太僕愛亦自祁遷南京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傳習錄即是時所編也從遊四明觀白水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語下會心隨地有得文成在南四方同志日

親疲於酬應愛每分接之咸得所欲而去及文成有南贛之命愛亦請告歸期諸人耕雪上之田以待其師忽嬰疾不起年纔三十有七也訃聞文成哭之慟愛在祁值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疏陳十事多見採納居南工廉勤克舉其職而惜未究嘗遊南岳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德同顏子壽亦與埒文成每語輒傷之

秦鉞

秦鉞字懋功號嶼湖餘姚人正德甲戌登進士第授湖廣攸縣知縣比直歲凶民力殫竭逋負繁多寇盜

出沒滋政之初即緩催科勤撫字繕垣墉簡士伍民生樂業賦克而盜亦息時巡撫中丞鳳山秦公金請平苗夷檄鉞紀驗功次精覈有條丁丑擢江西道監察御史輒以風采著聞不避權勢知無不言貴戚近侍威嚴之嘉靖壬午巡兩淮鹽政務去奸弊餘積甚夥充助均輸乙酉巡按江西監試事遴拔多名士丁亥陞山東副使整飭徐州兵備尋丁外艱服闋補江西九江兵備壬辰陞山東布政司右參政癸巳陞按察使所至有政績得憲體甲午陞右布政使綜理錢穀明潔不與輸解出納批答無滯時廟建方輿下工

部議加賦外省鈸以徵斂繁多恐竭民用乃盡閣邑存貯贖鍰以克其需由是譽望日起乙未陞江西左布政使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攬大綱廣慈惠簡練兵馬克實邊儲遇僚屬以禮蒞胥吏以嚴賑恤多方復奏留南糧全活民命士庶允孚境内大治桂洲夏公嘗謂十郡銷兵九江渡虎非溢美也丁酉佐理院事適外官考察之期太宰松臯許公讚務惜人才大中丞浚川王公廷相務覈治行兩調停之舁協輿論無失人者緣以不阿時好言者妄加論列鈸置不辨引疾求退得旨南還卜築吳山之麓優游泉

石不談時政己亥冬乃還故里重建家廟庚子丁內
艱哀勞過常忽搆疾疾篤囑其子孫曰吾才智寡淺
賴祖宗積德叨冒至此分願足矣況五十不爲夭吾
已過之豈復遺恨言訖而逝年五十有九鉞長身偉
貌丰格標異立論侃侃襟度豁如也事父母恭謹父
靜齋公足疾拊摩調護躬任其勞太淑人迎養都下
怳愉備至爲文淳古以辨博濟之居官整飭備明治
要百務紛集移時而判其才識過人遠甚子宗道山
東布政司右參議嘉靖二十九年賜祭

陳克宅

陳克宅字即卿餘姚人也正德甲戌進士初爲嘉定令吳中賦重豪右多欺詭爲奸克宅履畝清丈宿弊頓革以治行最召拜御史首劾巨閹劉允取佛烏思藏挾邪蠱亂罪當斬又劾武定侯郭勛大不敬直聲震中外歷按貴州河南風裁益著臺資當内轉冢宰持私憾出爲四川兵備副使鴛番爲梗勒所部兵藎殲之諸番自是無敢犯者歷湖廣左布政使楚大侵之後重以采辦民不堪命克宅劑量節縮全楚晏然尋拜副都御史撫貴州貴州囤賊阿向負險逆命克宅密令死士乘夜半猱升絕壁以索榆度軍大破之

提聞加俸賜金綺改巡撫應天方去任餘孽復飛言者以罪克宅遂罷歸歸四年而卒已而事白詔復職賜祭葬錄其子克宅歟歷四方有殊績乃其發軔在嘉定至今猶尸祝云

張懷

張懷字德珍餘姚人也富有學殖正德丙子以儒士薦第一連第授禮部主事會武宗南巡伏闕泣諫罰跪門五日杖三十嘉靖初又以議大禮不稱旨杖三十已陞江西叅議歷廣東叅政所至有廉敏聲突以他事波及勒歸公論惜之歸惟布袍芒屨督耕飯

牛過者不識其爲官人間徒步欸公門以村僕挾敝
冠紳爲門者所訶詐樸行素風足范流俗所著有鷄
鳴集茹茶錄藏於家

陳煥

陳煥字子文號西愚餘姚人以禮經魁浙士既舉進
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董漕艘于淮丁內艱服闋補
營繕未幾疏改南京由南刑部主事員外郎歷禮部
郎中陞廣西右參議雲南提學副使湖廣右參政江
西按察使布政使入爲光祿寺卿致仕煥天性淳厚
居官以仁恕爲心至義所不可不爲苟同嘗在淮時

武宗南幸巨閹悍將所過大索賄賂莫敢違者煥曰
禍福命也何以賂爲弗賂亦不及于禍在廣右分守
柳州猺獞出没爲患參將沈希儀領兵界上欲誅之
謂之曰猺不可盡雖兵之不能止其患不若諭之義
以恩信撫之遂與希儀入其境召諸酋長更爲約不
犯則賞之諸酋長大悅聽令擁輿送出境而不犯柳
州滇南士習異中土煥之敎切切惟安貧執義以廉
節爲先士由是知向方焉歲巳亥駕幸承天所過有
司或坐供張不具得譴煥條其鉅細罔不飭備復奉
旨督修　顯陵殫力程工務極壯固稱　上意而

監視及承事者因緣乾没皆不得肆告成詔進一階
有金幣之賜一日渡漢江大風雨舟幾覆衆擁泣𤍠
命舟人拯溺者活數十人竟以無虞任江西四年安
和寬簡官民便之吉水豪某者依山阻水恃力與有
司抗乃逮至庭下察之情人也貸其死舍之卒改行
爲良民光禄典内府諸饍饈中貴率溢額以需披藉
應之中貴頗不便因構語中傷之於是浩然有歸志
會歲考察諸大臣例得自陳乃稱老乞歸甚懇　上
可其奏歸則闢圃于舊第之西南壘山鑿池蒔花木
構亭其中中有八景皆以愚名自爲文記之歲時約

里中故舊賓客讌飲相娛樂飲輙至醉醉更稱曰愚醉嘉靖庚戌卒年七十有三

魏有本

魏有本字伯深餘姚人也登正德辛巳進士官御史首劾武定侯郭勛貪恣宜奪其兵柄都督馬永大將材可代勛　世宗怒調外任吏部尚書廖紀疏留有本且言馬永有將略名重夷虜御史言是臺省亦交章如紀奏詔復御史尋按蘇松四郡奸墨褫䰟累遷僉都御史撫河南值歲侵疏請蠲賑凡八上是時宗藩祿餼工役最為民困而悍宗要挾輙有譟聚所司

者有本栽抑劾治弭伏以聽滿三載陞督南京糧儲
民遮道攀留肖像祀之晉南大理卿及貳刑部又以
右都御史出總漕運遂引歸有本悃愊無華平居寡
言笑至談當世務切中肯窾遇大事毅然肩之卒贈
南工部尚書

蕭鳴鳳

蕭鳴鳳字子雝山陰人正德甲戌進士授監察御史
時方以言爲諱劾奏兵部尚書王瓊雖小有才多挾
私妄作都督江彬負緣投托蔓將難圖中救胡副使
世寧孤忠爲國力剪强藩封章慷慨天下想聞其風

采非徒事聲容者比奉　上命巡山海諸關偵邊備
久弛將官怠縱遍歷邊徼修廢振墜相機設備廣樹
林木多爲覆塹虜騎不敢長驅相顧喙息會傳奉
武宗將出邊捕虎總鎮以下遞相掊尅上疏言　陛
下不當賤民命而貴異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及宦
司掊尅兵民疾苦之狀留中不報嘗疾馳黃花鎮啟
視倉糧苴礫居半且侵尅累鉅萬守將盡論如法巨
璫温祥在司禮監有權令二倅折簡爲請併逮倅治
之邊境悚然士始獲餉先是貴人多冒奪士卒首功
前御史盡爲糺驗悉奏奪之江彬錢寧忿然爭論十

前徐曰某地某地相距幾百里某乃同日殺虜彼此
獲功豈能二三其身邪二人語塞廵邉代還畫圖山
川形勢量地夷險叙著機宜方略緩急有差按圖可
議戰守彭都御史澤上其功且薦可大用王瓊以夙
憾不爲覆奏復命廵按雲南值左脛爲邊風所中疾
作遂疏請歸省踰年南幾缺提學御史乃膺簡命素
以人才廢壞爲憂至則振起科條以身範物先德行
而後文藝士有可進者降色溫言懇懇誘掖語及理
道反覆推明其或有不率教者縱其文擬楊馬詞並
莊騷亦在所必黜重以權貴人請之不聽也其諸官

師之賢否生民之利病往昔之忠賢山林遺逸悉心咨訪抑揚興革直欲挽回陋習躋之隆古而與人爲善之誠惻然可掬故南士有陳泰山蕭北斗之謡陳謂先督學陳恭愍公選也尋陞河南按察使仍董學政凡所施設一如南畿時内閣欲以怨構誣其鄉人谷生欲假手弇心焉廉知其故不爲處乃覆爲其子弟甥婿請託又弗許由是憾甚嗾言事者劾之量移湖廣兵備副使未幾復提督學政復仍爲怨者所構疏求解職尋丁母憂自是遂不復出嘉靖甲午以疾卒于家距生年五十有五疾革時令子扶坐堂上曰

吾平生不欺使吾一見天日耳子泣請遺命曰爲好人餘一無所言學者稱爲靜菴先生所著有靜菴文錄詩錄教錄杜詩註若干卷六經方文第有說創草未就爲人瓌傑廓落廉靖方介終身無媵侍靜處一室浩然天游常正襟危坐或獨步中庭遇風月清朗則自喜曰此吾儒受用處也其於出處之際百折不回其視功名事業則眞若浮雲之過太虛也

王鈁

王鈁字子宣號印巖會稽人嘉靖壬午發解浙闈癸未進士甲申授南京水部主事丁父復齋君憂服闋

補北水部榷稅荆州而其地則豪商大賈所湊集也猾儈因緣爲奸至者率不免於訾議鈁獨𢹂一力嚙檗茹荼一介靡所染有美利則稍弛其征以便商及代而去蕭然敝篋也甲午轉員外郎中審五聽戒五疵孳孳求民之衷會有勢璫祈脫人獄甚力峻却之絕不與中貴人通凡經論決咸稱平焉乙未出知邵武府每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坐堂上庭宇寂然無一人敢左右睨者百姓望之以爲神明也而事則各輸其情蓋笞朴幾措矣有訴娶婦而失其粧匣者詳其詞曰此非外盜必與若同居而異心者耳首則

可以贖罪不深治也明晨一人持所盜物陳於庭稽顙乞罪果其同母異父弟也其不怒而威多若此時有楊行人者以使事道於郡橫有需索吏民苦之鈁取眞西山心政經遺之楊慚而亟去巡按白御史行部鈁以禮自將不為折詘乃御史深心銜之下車立索庫藏刑名諸案牘欲有所摘發而不得其隙御史意悟詳其治狀特書薦之已亥考滿當陟矣有嗛之者曰清操士宜主財賦竟轉福建都轉運使其為轉運也如分司荆州時鈎稽宿蠹條畫措精于時福州缺守巡按檄鈁署焉郡在省郭垢弊若蝟鈁夙著篇

肅不嚴而治民有異母兄弟爭產訟者久之不息諭之曰若等非皆若父所生耶若父之心寧使有一不足哉爭而攘之則不足若父慊乎若予也而以貲傷父心寧復爲若輩血食也訟者感泣讓其所爭而退肖像而祀之癸卯丁母憂服闋補長蘆丁未擢雲南布政司左參政分守諸民故習夷男女多野合嚴爲禁諭稍稍有變者庚戌轉按察使辛亥轉右布政使癸丑轉廣東左布政使在二省兩提秋試綜理嚴密稱得人丙辰入覲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所轄故多洞賊竊出剽掠而當事者益從而騷之

乃愈益不靖調兵轉餉無寧朝夕至則解諸煩令惟
責郡縣恤欵獨撫流移不煩兵而底定丁巳轉兵部
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事
四履之地皆盜窟也若肇慶府扶黎蔡海大羅山諸
處尤爲雄鷙時時破壞城邑乃發偏師授方略禽其
魁馬天恩李汝端并從賊七千八百人破巢二千有
竒奪還被擄男婦五十八人特詔優奬廕一子戊午
倭寇自閩轉入揭陽其勢張甚調兵邀擊斬首三百
俘百有竒奪還男婦四十人　上聞有白金文綺之
賜已而復犯潮陽調兵擒剿百七十人奪還男婦稱

是　上聞復奬賚之是冬長樂興寧龍川程鄉諸處
及羅緣洞復相煽動會兵擒剿以次蕩平賊又念廣
中寇盜頻繁宜遏其衝無使竊發乃相度要害添設
縣治而不逞之徒稍衰止矣廣寧先是督府自置賞
功所諸凡金錢得恣出入無與覈者鈁改貯梧州府
每有犒賞移文給之出給有稽嫌議不作而軍儲亦
漸贏矣已未考績進階通議大夫錄廕一子未幾召
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始浩然有歸志矣
具疏乞休丙寅二月卒前一日大星隕其舍光燄燭
天卒之夕印巖崩者數仞訃聞詔贈太子少保賜祭

葬諡恭簡

龔　輝

龔輝字實卿餘姚人也嘉靖癸未進士授工部郎嘗被命督木川貴貴州民夷錯居卽有木非殿材疏請得專事川蜀巳轉十之七八部檄猶促不置適彗星見詔求直言輝遂上言蜀頻年兵荒財力空匱民不堪命因繪山川險惡及轉運艱難爲十五圖以上世廟嘉納焉蜀人德之至與諸葛武侯並祠尋遷副使督學陝西晉叅政著全陝正要書世多傳之歷副都御史督軍漳贑平懸繩掛坑諸賊巢踰年復有漕

撫之命時河淮二水並注於淮民幾爲魚輝以便宜
濬築費省功鉅兩地俱建祠祀以南工部侍郎致仕
家食十五年鶉衣淡食未嘗治垣屋而虔享祀恤嫠
孤著宗約鄉閭化之其大者念邑苦賦役白所司丈
田平徭觀風者推其法於全浙出處大有裨益可覘
其槩矣卒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楊大章

楊大章字章之號東橋餘姚人嘉靖癸未進士授瀏
陽令瀏陽號難治逋稅至逾鉅萬且狡猾健訟不可
窮詰至則持廉秉正根極弊源賦乃漸集豪民李鑒

者籍背犯禁肆毒隣境甚至拒兵殺官以叛一旦出其不意單騎即其巢擒之強梗豪俠之徒相戒不敢犯瀏陽大治丁外艱歸補知歙縣因俗為政寬猛相濟禮法兼行尚廉節興學校勸農桑剔蠹修廢百里之間熙然樂業擢刑部主事改兵部轉工部員外復轉兵部郎中陞山東副使備兵霸州霸州固盜藪連值歲祲人情洶洶多方賑貸又日練精兵彈壓之恵溥威振數百里之内始帖然無憂亡命胡廷秀直入都城白晝刼殺人從西直門出人莫敢逆選驍騎一二察其向往追至臨清縛來斬之歷參政晉南京鴻

臚卿又擢光祿卿召爲工部右侍郎改刑部左侍郎
時海鹽鄭公曉爲尚書互相敬愛凡獄無小大原情
比律必期于允當而後已當是時天下無寃民焉無
何鄭公去章亦以疾請告歸山林引輿日與諸鄉紳
觴咏談笑以娛天年享年七十有八而卒

陳　塏

陳塏字山甫餘姚人身不滿五尺而長於文年十八
魁于鄉已又魁會試皆第五由行人選南科給事中
首劾武定侯郭勛怙寵奸橫狀及與議禮驟進重臣
抗籍甚有聲後提學廣東稱得士如海瑞龐尚鵬並

出品題擢參藩而以學臬罷葢居中者借以釋憾所罷固其所忌嫉也林居隱約如寒素日耽耽嗜古爲文率醇雅不爲鉤棘語所著有戴記存疑受拙藁其手所丹墨圖史甚多

王畿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人駭而不信畿首往受業焉畿弱冠時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若祥麟及是以所聞出爲諸生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劵焚而歸卒業于師

門師爲治静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
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之往不
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
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之沈毅能闡明
之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畿曰諾
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
無別檢閲有及時藝者曰業巳忘之矣抵都門歐陽
南野魏水洲王瑶湖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相辨証
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巳見不數數于時格
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

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偏指授則屬畿與緒山分教之所興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畿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葢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

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自信流行者動而無動著于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畿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于言銓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

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躐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

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脉始歸于一云文成發舟畿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玄吉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畿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于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即裹糧往浙相與

質之當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亂歸卒于南安方偕緒山赴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衰經弗敢加焉畿請服斬衰以從于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于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眞書院于省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問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于公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道之選欲引之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桂夏貴溪言議談

宮僚其壻吳儀制春畿門生也首以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畿謝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票旨詆爲僞學而罷薦于是再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考功司郎中曰王某僞學有明旨即黜一人不可遺考功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之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廉恥事考功怒遂決去

以快意而因厚自結于貴溪故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粤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閑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磨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同了性命則

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百念巳灰而耿耿于心不容自已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于後儒之臆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于玆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痋侍諮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時日有限若復秘而不傳是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閒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

于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于萬一也
萬曆癸未卒年八十有六

錢德洪

錢德洪初名寬德洪其字也避先世諱尋以字行更字洪甫餘姚人也正德間陽明先生倡道東南德洪實首師事之嘉靖丙戌舉禮部遂引疾歸與以寧業戊子北上聞師訃而返保孤寧家不遺餘力至壬辰始應廷試又以親老乞恩便養得教授姑蘇士幸恃一第恨不能立致通顯而六年寂寞其受益衙要其中必有以勝之至以司寇郎訊郭勛一事大快然可

與焉夫翊國公郭勛者固上所寵怙即召不往豈真欲殺之乎巧爲逢而附輕可也而必不敢輕及言事諸臣欲殺之從衆而附重可也而必不敢重　上怒尚書以署事爲解罪可分也而必不敢分寧身攖三木日與楊御史趙都督講易不輟勛死乃得釋隆慶初臺省交薦議召用時年已七十矣詔復原職進階朝列大夫其平生自言曰學貴有得遇物而反非真得也今觀其退可遺榮進不避難其殆有與得者歟子應樂舉于鄉三爲縣令而居業蕭然亦允肖矣

孫應奎

淵源

孫應奎字文卿餘姚人也嘉靖己丑進士爲禮科給事中疏劾冢宰汪鋐忤旨幾斃杖下謫丞華亭鋐亦尋罷已移江陰令歷官右副都御史應奎初舉于鄉即師事文成授傳習錄一編其爲人剛直自負能堅持是非不可奪居官聲績烜烜斷獄雖忤權貴必伸其法當山東布政時有開膠萊河之議御史銜命往應奎按視地勢必不可河即河無益徒愁勞百姓爭言諸不便狀及奏上朝議直之役竟寢入覲與冢宰爭官屬可否冢宰欲有所曲庇執之愈力竟不得生平風力任事此其大者在鄉頗自簡貴迄無所私子

汝賓洪孫敬愿先後舉進士

周　祚

周祚字天保山陰人嘉靖丙戌進士授東阿令邑號罷劇緬羸苴餔民獲息肩教訓聽斷喣喣如家人東人悅之丁父憂去閔補來安修阿之政邑人大悅徵拜兵科給事中每自矢曰幸備天子耳目持論務存大體苟可納忠毋恤我私疏陳任將賑饑弭盜均牧省兵稽尺籍清厩弊慎祀典飭荒政覈首功十數事皆切覈救時虜躪遼東大康堡殺傷頗衆祚奉命往按具得實狀釐別功罪以聞閱其事出叵測悉傅與

輕比而反覆陳邊兵芻糧大計　上悉嘉納之還至三河蒙犯風雪會有進貂裘者峻拒之遂中病手足攣痿醫不能愈以疾免歸歸則肆力鉛槧去雕去腐時爲燕趙激忼之聲詩淡者似建安沉鬱復似少陵而瑰心奇氣若河流下龍門積石奔激不得瀉風觸木怒號撇旋漂擊已而噫氣泠然故攬其詩文而志可悲也

周如底

周如底字允直餘姚人也嘉靖己丑進士初知瀏陽攺婺源時汪太宰鋐方柄銓家人橫甚如底一裁以

法汪憾之移判武昌汪去位始擢工部主事歷營繕司郎中時　九廟四郊　慈慶慈寧諸大工繼起川湖巨材斷尾至故事至則輓入臺基山西二廠聽內監取裁繕司唯唯而已如底密召工師索其總册梁若干柱若干長圍若干榱桷椽檻之類畢具乃令輓木者悉以木置長安東西街召諸匠如式裁用然後進兩廠而所餘闕頭悉送器皿廠造御器內監一無所得內外提督若太監高忠武定侯郭勛並貴寵用事雖屢肆叱辱如底第含忍偵卒日夜伺其起居見無隙後以積資擢太僕少卿念親老未嘗携家憂思

勞苦被疾請告歸歲餘卒無以爲殮其清譽益彰云

呂 本

呂本字汝立餘姚人也初誤姓李後奏復嘉靖壬辰進士是科選庶吉士卷呈 上糊名不密命復選而乃得本本丰姿玉峙人蚤以公輔期之已授翰林檢討出爲南司業七年而晋宮坊時上方銳意總覽本主順天丙午試試目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錄文有治以一統爲盛勢以不移爲尊等語大稱 上意以丹筆標其句益嚮用始基云遞晋兩雍祭酒已酉會卜相廷推六人本次末竟被 特簡以少詹入閣辦事

歷十三年躋少傅眷遇渥甚丙辰充會試總裁復掌
銓登斥稱旨褒擢本身事察主且又介分宜華亭機
穽間負孤誠自若上不疑而下不忮要其識度有過
人者立朝所奏對悉關大體而調停景裕二邸以安
國儲力居多至其主城江南議爲半壁保障則龍山
有祠血食無忝辛酉丁太夫人艱歸夷猶林下者二
十六年備極人間之樂終其身無疾言遽色所容接
靡不醉其盛德焉萬曆癸未年八十命所司存問又
四年而卒贈太傅謚文安官階恩數略與謝文正遷
等而齒過其二子元稱象賢諸孫翩翩文學胤昌胤

祕其顯者人謂其生平所遘得天獨侈抑其厚德有以基之矣有期齋集奏謝稿館閣漫錄行於世

管見

管見字道夫號石峰餘姚人嘉靖乙丑舉於鄉明年登進士授常州府推官風檢嚴峻見理速而持事堅權勢不可動搖涖任未久豪强斂迹心惟公恕寃獄多所平反春岡劉公按江南首薦之諸當道有疑難事累年不決者必以屬之一鞫自無遁情崇明劇盜數人流刼瀕江州邑遠近震驚奉中丞檄設策勦捕不旋踵殲滅殆盡宜興逋負數千萬緡至縣令坐累

以死往視篆甫下令雖素號豪猾者無不悔罪一時輸納具足繼視武進無錫治如宜興人稱神明焉所至尤加意學校以美餘置學田若干畝士類德之於是聲名籍甚撫按交薦無慮十數章壬辰徵天下良吏治行第一擢吏科給事中念既為　天子耳目凡繫國家利害生民休戚無不言而明於躰要必期有濟尋轉兵科左給事中監壽陵大工時戶工二部建議加賦以佐工費抗疏極陳利害以為不可　上是之仍黜二卿海內陰被其澤及轉戶科都給事中以疾乞歸已而復起補禮科嘗疏止車駕謁陵之行又

條陳邊藩事宜甚悉咸著爲令辛丑正旦日食　上
詔輔臣宗伯禮科至便殿議朝賀應否衆猶豫不敢
決見議朝賀宜擇日行以明　皇上敬天之意　上
嘉允之癸卯擢廣東右叅政廣東多貨寶地氷蘗自
厲皭然無染無何入賀萬壽事竣以疾請解職疏凡
三上得俞旨病痊有司具奏錄用旣謝事歸足跡不
入公府日以睦族善鄰明農教子爲事時或偕知舊
觴咏琴奕徜徉山水以自適臺使屢薦起之不應方
葺草堂於峽山之間將耕釣老焉而病奄至矣壬戌
十二月辛距生七十有二

來汝賢

來汝賢字子禹蕭山人嘉靖壬辰以進士鄉舉及禮部試皆第二授知奉新縣其俗獷悍很訟抵訐拎鍵務必勝不勝則陰持上官短以責右無巳至則迹其尤者數人痛法繩之既而曰此豈道化意耶於是開學館延進諸生爲指示經法如是而爲文章如是而躬行諸生歸以語其父老子弟父老子弟皆曰吾令良願自輯不敢爲非凡在奉新十月而調丹陽丹陽道衝兩都舟車至西郭門日數十百縣令日出河滸造請諸大夫覲供具徒隷一一指授無失賓客意久之

歸縣中爲民均賦平爭訟調繇作又時延進學宮諸生講說經訓勸行如奉新時愈開館穀諷誦不絕日不暇給至積瘁咯血不自支云居職廉謹歸時槖中不能十金所至務爲民興利在奉新開五鄉塘瀦水田皆肥饒在丹陽則濬練湖溉田少旱患生平無所嗜好但好讀書自爲諸生至劇吏未嘗廢稱說也丙申徵入爲兵部主事改禮部員外郎未幾疾作累疏告歸歸五日而卒年三十六耳

諸燮

諸燮字子相餘姚人少卓頴負奇氣稍長下帷究經

義爲舉子業雅馴超邁一洗陳言登嘉靖乙未進士除兵部主事守山海以簡伉忤本兵巡撫大僚竟爲所中謫茶陵同知不赴任歸居錢塘屬日梅隱迎父母就養梅隱者其父別號樊亦因以自托謂如梅福隱吳市云遠近士慕樊經學願執經受業者不下百人樊喜因不復有仕進意踰年朝議量移湖州通判所知致書勸之仕始隨牒往三年晉邵武同知兩倅郡皆寬簡馭下勤于勸學祇士胥懷之及以艱歸有自閩負笈來依止者樊館穀之不斷也丙午終服從游者益衆開化諸士咸請傳經于其邑六月返棹過

嚴陵濯足灘上溺死歸柩于杭弟子皆失聲哭葬錢塘石屋山樊深于經學然耻立門戶指取高第有進用階而脫略自喜恬于華寵標度不耐羈縛恒布素行街市中若無名秩者歷官五品惟以授徒給生計其介守可知矣

孫陞

孫陞字志高餘姚人忠烈公第三子自幼穎特不凡髫齔即嗜學日記數千言讀史至名賢傳輒以自期弱冠補邑庠弟子員課文必循矩度同輩莫不感服正德己卯忠烈公撫江右死寧庶人之變陞隨二兄

誓死復讐會庚人就擒乃扶柩東歸廬於墓茹素三
年巡按韓公聞而賢之召試越王臺吊古文大驚謂
可與唐王勃滕王閣序並稱名隱隱起嘉靖乙酉舉
於鄉丁亥遊太學時伯兄堪官錦衣隨楊夫人就養
傳經都下家窶甚乃自題曰勿謂古人爲不可及勿
謂天下第一等事爲不能做帖之書厨其礪志類此
乙未對大廷賜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感　上知
拔閉門檢身心研墳籍求所以經世務絕不與他曹
事己亥春冊立東宮詞林官例得補宮寮人爭競進
陞獨不然居其後者以妨己讓之竟不爲動乙巳以

校勘列聖御文五經二十一史遷右春坊右中允與修大明會典清理軍職貼黃丙午主南畿試事崇雅黜浮所取多名士一切竄舛芟革殆盡己酉晉國子監祭酒教先器識敦實行命諸生各舉所知拔其尤者揚於彝倫堂以風其餘又慮浮競難制懸格二十二條就行之不以親故關說輒改或遇貧喪出粟為助諸士咸服辛亥陞禮部右侍郎值華亭徐公為尚書恊恭一心裕景府冠讀禮商決居多壬子　上即舊邸建元祐宮命安神祭告奉使謹飭所至滅騶徒有司或供治過具悉摒去過襄鄧問見民治河多菜

色哀而憐之作詩遺守臣遂得給廩守臣爲鐫詩於
石癸丑改吏部右丁內艱朝紳禮餽悉謝却伯兄卒
歸二喪廬墓茹素如忠烈公時人見其毀瘠勸之肉
食不從淚輒下以是得脾疾服除薦疏踵至徵拜禮
部左侍郎旋改吏部陞樂道人善察其可用即白太
宰不欲人知檢礪氷操視毫末非義若將浼已人素
信之無敢以私入者丁巳進南京禮部尚書至則懲
俗奢靡敦朴素爲諸曹先疏陳較術業數事剴切可
行詔嘉納之又因曹務稍簡益留心治道凡邊塞險
夷戶口登耗與夫刑名錢穀庶政一一研究顛末思

注措之屹然爲後進法程庚申以疾卒壽六十訃聞
詔贈太子少保謚文恪賜祭二壇生平孝友天植事
忠烈公與楊夫人始終盡志事兄如事忠烈公無巨
細必禀命而行坐必侍側痛父殉節戒勿治家慶手
絕不書寧字即用必以他字易之終不爲人作壽父
文至母棄世亦不爲人作壽母文平生無家念一介
之微苟有未安曰趙清獻必不如是雖奇字名畫玩
適之物泊然無欲教諸子不專文藝嘗曰養德養身
養學三者須日體驗不可缺一故伯子太宰鏓仲子
翰林鋌叔子光祿鍃季子兵書鐄幼子　鏷俱奉庭訓

不脫書生氣味睦宗族懇懇導之爲善雖幼賤行坐必以齒叙既貴徒步里中非遠行不肩輿重交誼尤篤死者同年韓修撰卒撫其子白部使者立忠表誌華州王司成地震卒收其文序以傳士大夫咸服爲古道其問學不自暴炫於典籍百家金石竹簡之傳并國家典故無不洞悉爲文宗兩漢詩宗杜氏慕而求之者非其人不授筆至關綱常如餘姚謝生殉賊及雲樓王氏雙節皆爲立傳所著有易測窺天錄及詩文若干卷

蔣　坎

蔣坎字養孚號澄江餘姚人登嘉靖戊戌進士授兵部武庫司主事丁內艱改除職方司轉員外郎尋晉車駕司郎中遷知江西瑞安府遭外艱起補臨江府其初爲主事提督武學不徒取具課程親授諸生韜鈐指畫方略如指諸掌出其門者多著武功大殿工興大司馬遴以董其役覈諸奄占役冒支弊中人怨計欲中之豫廢其奸獲免工竣蒙賚銀幣其爲駕部故事使客給關支率由車駕司坎鋭意節省任怨不恤無所徇假請符者往往不悅先是中官以覈冒支銜坎至是以裁符傳故中官愈不能堪遂詭挾若遞

之者坎則挺身直往將爲抑闔狀奄輩計沮皆散去
或更爲好言解之其矯矯風節類如此總督曾石塘
公建議建河套詔廷議之廷臣多顧忌相視莫敢先
發坎獨上書十七事鑿鑿皆攘胡大計切中機宜雖
寢不行而朝論韙之出守瑞州瑞俗好訟訐難治坎
剛明剸割若烹小鮮有部下巨猾熊騰峰者把挾官
府屢中以危法上高黃令性朴而疎任僅二月以贓
罷免坎閱招辭知爲熊所中傷乃召其邑父老讞之
交口冤黃遂全黃而誅熊瑞人萬口稱明嗣補臨江
臨瑞皆左右地俗習相沿坎以治瑞者治之政聲大

起歲亢旱禱雨雨輒應郡中多刼殺耕牛計捕之盜屏迹郡有蕭灘驛衝甚時分宜權勳灼天下子姓往來相屬雲焱蠭軼傳騷弗堪前守率厚款遇坎獨御以常憲不少假貸故雖積有聲望薦剡至十數上而竟以觸忤當路媒蘖罷官以去其子勸能舉進士爲主客司副郎尋蒙恩復職致仕再晉中憲大夫復進階太中大夫卒於隆慶四年閱世六十有四

陶大年

陶大年字長卿會稽人嘉靖辛丑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職督武學諸生爲條具科指一如督學使者功

令月以十五試騎射制策第其甲乙而賞罰之人人感奮久之遷員外郎中出守吉安巨盜劉某主與援綦里中先守莫敢誰何至則嚴督賊曹椽竟捕得之復窮治者主名是巨室也或謂是夫百足之蟲扶者衆矣不聽竟置重典有貴要子倚勢睚眦殺人者斷其股棄之死者家上變告貴人書求寬假者紛至一鞫即首服竟論如法遷山東副使視海上師青州楊施仁者大猾也鼓衆倡亂應者至千人授方略擒治之解散其黨事聞陞俸一級改閩憲時寇巳薄福寧城方在重圍中一日夜馳至其地爲擘畫戰守具相

持累月賊知有備乃引去去而圍連江連江邑小城庳幾爲所陷者數矣復檄閩浙兵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生得夷酋六人賊勢大沮攺四川參議分首川南道復調廣西潮寇張璉者倡亂甚熾四省會兵合討大年督狼土兵數十萬先諸道至不期月璉授首捷聞有白金文綺之賜晉江西參政主督餉時三巢諸酋連結閩廣群盜聲勢相倚撲不可滅大起諸道兵爲犄角餉每先期以辦軍即異道至牛酒芻粟無不時給師克有濟以丁艱憂歸無何朝廷以災變考察方面官向所論主盜者其三且責爲京朝官欲出

心焉而諸勢家爲所抑不得逞者比而傾之遂落職

子允光以進士爲刑部郎中所著有讀史日抄竹屏

偶錄見聞所錄私記遠記諸書藏于家

沈束

沈束字宗安號梅岡會稽人嘉靖癸卯鄉薦第一人

甲辰成進士司理徽郡拜給事中觸事憤惋每語及

分宜父子目眥皆裂會總兵周尚文卒請卹典嚴氏

憾其素不附巳報寢抗疏言尚文忠勇素著國之長

城其死也邊人亡不灑涕者身後之典格而不議何

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聖心任巳意爲予奪

臣竊悼之疏入嵩大恚條旨賜杖闕下尋繫詔獄垂絕者三四庚戌虜入犯關京師戒嚴詔集廷議國子司業趙公貞吉抗言曰譬沈束之囚以求直言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將虜可不戰而退束在獄聞虜變具疏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而內翼都城且度虜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遼薊或衝突于宣大宜傳檄諸路乘其惰歸設兵夾擊必大勝嵩見疏輒又斥去曰囚安得與朝議其後餘姚趙錦上虞徐學詩會稽沈鍊先後上書論嚴氏悉被逮謫以去時號越中四諫時嚴氏恨越人特甚而言鍊與束同宗

疑有連益切齒腐心屬士者加械手足分且死戚家人庇後事頼華亭徐少師中收得免後嚴氏敗詔釋獄　莊皇帝登極起遷給事中擢河南布政以疾辭免歸初在獄中所著有周易通解文言說内外歸里著易圖洪範律呂諸說詩春秋周禮諸解及瀾僕集雜體詩藁藏于家

沈錬

沈錬字純甫越人也少而讀書有異氣從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

赤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在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爲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相加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鍊間從世蕃酒世蕃虐所狎客給事中飲并其任強灌之鍊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于時虜闌入塞都門不啟　天子憂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卽解圍不者歲一苑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　天子下其書

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討孰便國子司業趙貞吉曰虜所謂貢者彼薄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爾以爲　天子御奉天門出内帑士上釁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囁嚅言吾固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廷叱之爭之堅而鍊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怪而問曰若何小吏也鍊目攝之曰人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得自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鍊負氣甚壯欲乃吞虜幾得一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

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情歸必大勝報聞罷益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為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于時鍊方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于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

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鍊昔歲誼譁亡人臣禮今復
誣詆大臣自為名廷榜之數十謫田舍外而先是趙
貞吉亦坐他法謫斥矣鍊嘗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
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其者傍睨曰公非上書請誅
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鍊鍊始有居矣里長老
問知其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稍與
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戇爭為詈相嵩以
快其意因月相與詈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象
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
啣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

業以選慢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僇之以為功鍊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為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鍊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訓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為爾鍊怒曰吾爵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爵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

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
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
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
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
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笑捕諸白蓮教逋虜
者竄鍊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
取中旨僇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俟遷五
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
乎謀之楷取鍊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其長子諸
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

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砣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　穆宗初詔褒言事者沈之宛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以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奸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諸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鍊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以民予敵矣陸爲言于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鍊于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

楚聲以故人咸讀而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子四長郎襄次亥次褒死惟最少子亥以稱免襄旣白報公讐推太學恩予亥

陳陛

陳陛字晉甫用餘姚人也嘉靖辛丑進士父煥光祿卿賜歷外藩具有幹濟爲光祿時例及引年陛與仲墀並登朝籍煥語二子曰乃公倦矣抑人有言飮不盡樽以遺子孫吾其休乎遂乞歸築地開圃日與故舊賓客飮宴陶然適也陛醇謹有父風選庶吉士授編修終南禮部侍郎居官不矜嵊檢質行自茂　世廟

在齋宫用儒臣撰文得速遷陞獨辭避棲遲詞垣者二十年當其時推轂者亦鮮晚乃簡陟禮侍再起留曹而年不待矣寧鈍遲毋巧速不可謂非賢也季覲子鏃俱成進士議者以煥達挹滿之數而駿發於其後云陞贈禮部尚書謚文僖

宋大武

宋大武字文成餘姚人也與弟大勺從子岳同登嘉靖辛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進郎中持法平恕不爲苛鷙以阿當道時緹騎横甚輒罔無辜巧詆委成西曹以希賞格西曹畏緹帥貴幸無敢牴牾大武輒曰其

枉釋之已出爲永平守永數中虜爲繕城守備要害永賴以安歷廣東副使治海南四郡時有臨高與林之寇撫定之功爲多擢本省叅政歸大武故善病既家居杜關静攝引年大耋即里巷不覩其面者幾三十年毎事依于孝弟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趙錦

趙錦字元朴餘姚人也叅議塤子塤廉直以古道自持故宦跡齟齬然多惠愛去後常見思歸田所居僅蔽風雨錦少嚴整強骨自立越俗巨家子弟即庶人必儒服錦獨著田間冠娶婦登嘉靖甲辰進士授江

縣令課最徵拜御史累疏言國家大事皆稱旨大學士嚴嵩父子專擅爲奸利錦因曰　上疏極詆其惡娓娓萬餘言嵩恚甚時錦奉詔雲南清軍政緹騎萬里往逮備諸難楚不爲動至下錦衣獄榜訊幾絶除籍歸家赤貧父子布袍蔬食適　莊皇帝卽位錄諸諫臣起錦復爲御史累廷南京吏部尚書侃直如故與江陵相不合復引歸江陵敗起故官尋改左都御史時衆攻江陵　上震怒籍其家錦獨上書申救無阻將來者任事之心議者稱其得體遇艱歸再起刑部尚書未至卒諡端肅

周如斗

周如斗字允文餘姚人也嘉靖丁未進士授貴溪令以最徵拜御史按三吳會倭內訌兼會勑監軍將士提書屢至歲且祲疏請蠲稅瘡痍用起吳民德之爪期叩闕乞留特賜允明年倭再訌於松城守戒嚴奔命者守帥拒弗納適如斗行部至厲聲曰郎弗納是驅之死也脫有不虞吾任之扶携而入者頌載道倭亦旋解居中調度獨多焉爲倖帥所忌僅賚金綺加俸一級自是爲南督學南督撫寔鄉大夫所推轂云於時三吳賊重而軍興加派更疲甚如斗蠲法喣摩

倍殫心力已徙撫江右病卒至今吳人有周邵之稱邵名陞後二紀而按吳者也子思克壬戌進士

陶承學

陶承學字子述會稽人幼端凝少言笑其祖方塘公憐愛之時訓導於鎮江携之學舍未幾方塘公卒於官棺殮不給無以歸丹徒令蔡時來吊承學年甫十齡出拜客儀度兀然詞對贍敏令大異之曰陶先生有孫如是寧死也厚為賻襚而歸之登嘉靖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庚戌選為南京御史巡鳳陽倉時咸寧侯仇鸞擅寵握兵外挾虜與為交關言者多罪斥

承學疏列力詆之明年黜敗聲日起在南臺六年甚
著風裁差滿報命屬吏多循規例修舉主之禮一切
屏絕不得通或志乘圖牒當受者皆令於岸上發露
紛披方許入舟丙辰出知徽州府徽故善鬭諍訟牒
滿篋或數十歲不結每日庭質輒慰諭之曰此處殊
不易入汝更思之欲罷猶可罷不汝竟也稍纖細者
輒曰此何足煩官府歸令汝父老議之議而未當吾
爲汝治未晚也訟殺人者多不以實毋須檢驗必先
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也非有沉冤巨痛而戮其
腐骨卽與子弟殺父兄者同律令責認狀不得實卽

坐遂法一二人後以大衰而尤敏于決斷未嘗滯日宿辭下邑民裹米就讞者朝至夕去徽人號爲半升太守言食米半升可了官事也始至每狀期多至數十百張二年後不過數牒而已亦有放告遂無一人應者隷卒無事多訴求復業椽史貧餓然無一人以贓敗者始雖少望後更用感慕三殿災部使採木江南者以徽多木商特重其額乃方守之曰木商販木於外耳郡未嘗產木也議減之上得減十之五六凡四載郡中士紳無敢私以尺牘白事者有新進士謁見當中門馳入左右侍者[illegible]懍然承學肅入客座詞色

無異茶畢送至堂乃揖就東階徐曰昨汪老先生見
過亦從此出汪老先生前吏部尚書鋐也新安至今
傳之以爲佳話入計部考爲卓異第二人是時柄臣
予亂政取貨覲吏爲黜陟承學入都單刺而已然循
廉之名聞於天下循資轉江西副使視兵九江瀕行
父老爭賫持擁門頓首曰明公去徽笥中無徽州一
枚錢設鄉中親故從明公乞土宜扇墨何可不應乃
爲受墨一定扇一握而去方在郡時下邑人有板書
爵里供奉于家者及去乃相率立祠於郡郭置田供
烝嘗會景藩出封浙江而上牽舟者數萬人徽奉檄

當發萬人助役逆於江承學時備兵九江力言於監司曰山民水役本非所宜又徵發于千里之外曠日坐候殆不堪命莫若責直于徽而募人於瀕江瀕江民樂得豐直而徽可大省此便事也監司以爲然於是徽得罷役省公私費數萬民賴以全活無道死者乃益感激思慕毋過祠下必拜生日共祝釐於祠其賈四方者遇越人必問陶大爺安否後其子望齡以宮諭歸省道過新安所在擁塞塡路皆歎曰此陶大爺兒故老就見有淚下者其見慕愛至此其在九江適贛賊流瞞吉戕副使汪一中破玉山縣江右倣擾

承學治兵湖口防其突逸至黃石磯與賊帥袁三遇
三劇寇也諸將屢討不得麾舟師鼓而薄之賊矢及
所坐舟纜斷帆解督戰愈厲竟盡殲焉捷奏賚白金
文綺癸亥陞湖廣叅政分守澧州去九江時積羨金
數百兩以繕郡城工竣郡人爲碑以紀其事踰年陞
福建按察使節丁内外艱六載服闋再補廣東連遷
河南左布政使凡納令與輸者出令與受者乎手交
衡如民間人而美出而損者即時面白雖錙銖必罪
以府官一人監視而已受成焉從應天府尹陞大理
卿轉工部右侍郎戊寅陞南京禮部尚書時刑書吳

日朋請老騰書政府舉承學自代或以告曰公弟徐行旬浹可無南也聞之促裝遽發至禮曹有吏沈鉞暴於衆積貲幾萬廉得其橫惡狀杖之至斃時有傳給事者楚人怙江陵寵勢傾一都承學適攝工曹傳數受商人財爲言事及爲沈鉞關說皆拒不聽積恚甚而承學於江陵爲同年弔慶都絕始猶以時望見重後迺大懟辛巳京察遂囑言官寘名拾遺疏中河南道邵陛抗言陶宗伯清德素聞恐違物論江陵怒曰汝試言今九卿誰非清官耶後江陵敗撫按薦疏七上竟不報生平薄於聲色貨利如水本淡如雲本

輕筮仕後所入俸祿皆歸諸伯兄每自外歸必傾倒
囊篋手捃而出之雖把握之物無所留或言男女長
大須少儲者笑曰吾兄弟所謂異頭而同身者又何
間焉所居宅惟樓三楹與弟布政幼學共之家指漸
蕃乃於室中藩屏以處終其身無所益所親嘗詰之
曰人皆欲富惡貧而公獨異者何也對曰吾何以異
于人但生平面皮太薄手腕太軟門吏在傍吾愧之
不能貪耳聞者傳服後疾卒子祭葬如制

范　櫝

范櫝字子美會稽人幼貧甚父没幾奪業已益自奮

滿服試縣中第一大爲令所賞爲諸生十年授徒自給嘗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而配沈病卧講畢復步歸爲炊常奔走無課文暇時於塗間默構之每往返輒就兩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懷之潛步月中運思成課課更多其伍其精苦如此嘉靖巳酉舉于鄉連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嘗節愼庫涖事日啖餅數枚以廉謹稱職時有昌平窰戶百許人俱以犯陵脈讞論死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人死餘悉減歷員外郎中出知淮安時倭騾犯鹽城轉掠廟灣督府集兵五萬七千分十七營以禦之而

自將卒屯菊花潭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積荒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餉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希少倉糧告竭于是私發銀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就船中減價糶之以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輿給足卒以殲賊自受事不解帶者半歲衣漬表裏粘合為一肌涤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之涉淮也供頓千里舳艫萬艘夾塗錦纜而牽者五萬人時諸郡括丁夫侯役呼召甚棘櫝咯不儲峙漕院大憂之召為語謾曰明公在何處耶怫然曰乃欲委罪于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

公斯易集耳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閘比次坐候日費爲難令以旗甲守船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得儹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令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於是都御史大喜稱服進曰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爲曰方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若建瓴安用衆比至遣人持鋌金逆于途遺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祗千三百金比至儀眞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

載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徙千餘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園寓挈者命詗之報曰從者衆矣陰遣徤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挑之與鬬相搏縶以俱來慎勿言捕賊也卒旣散去旋命輿謁客反過市頭捕者羣訴訐數得十七人陽怒曰王舟將至官司食不暇暇問汝鬬乎俱繫之獄至漏下二十刻出十七人于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出迎王欲乘虛爲亂乎吾久巳知之矣咸叩頭伏曰奴輩嘗死侵辰捕賊首巳遁其挈妓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

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于杖餘賊散潰當是時微櫝事且不測一或疎虞疆吏咸駢首就戮矣居無何而玉城城之議起淮安故兩城漕院以多備不便于防守議合之而櫝意勿同遂與之忤乃搜遠歲逋為罪劾奏之而竟罷去郡日郡人扶攜悲戀婦女皆登堞呼嘯川途為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反或裹錢物投舟中遣人追還莫得主者相與生立祠祀之其惠愛如此所著洗心居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世卒之歲有降紫姑仙者諸孫就問壽以詩呈覽中有半醉逢司馬句櫝笑曰吾今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

壽數也辭者酉卒丁酉卒也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

六月午日歿

諸大綬

諸大綬山陰人其始誕也母夢有鳳自天投于懷已而岐頴絶羣甫髫日誦千餘言目不再過十歲善屬文比部郎八山錢公越鉅儒也見而奇之乃言于兄以女女焉閱四歲隨雙潭公官祁門祁門令又見而奇之語人曰此非東南竹箭邪居三歲返越補郡諸生文學日益邃時輩畏之又明年癸卯領鄉薦及御史舒公數晲之問年幾何曰二十有一舒顧諸寮曰

是子凝釆不凡異時有文館閣光玆榜者必其人也自甲辰歷癸丑凡四上春官輒不第歸歸則杜門茹涵今古自律若處子未嘗逐隊登公庭有所託乙卯北上宿淸源逆旅夢　天帝並　肅皇帝坐而語指公爲才賢畀以印劒明年丙辰舉會試第二廷試第一人時家人以公既貴顯製袴欲以紈厲聲斥曰袴宜以紈耶吾行將非糲以終身安用此毋慕王文正不在溫飽句因鐫之石章隨授翰林院修撰亟迎母於邸日奉吉甘侍膳寢巳未春充會試同考官所錄多名士舊制凡爲人後者封不及本生綬痛之是夏

秩滿乃日夜草奏祈貤封詞甚懇惻　肅皇帝嘉其
孝特允之於是在廷諸臣凡若此者舉相慶以爲此
殊典自諸太史始嗣後爲學士爲侍郎兩値覃恩皆
得竝及所生自此凡後於人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爲
令在講筵凡五歷寒暑每進講必先一夕齋戒積精
凝思期以至誠悟主上而丰姿修偉步止雍肅吐音
朗朗　帝每竦意聽之所著經史講義凡涉理亂幾
微必剴切詳盡言人所不敢言一日講尚書至有言
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反
覆開諭諄諄以納忠鯁屏諛佞爲言　帝爲肅然改

容他日講論語至朝聞道章同列難之公獨從容起發不爲諱沮一日寺臣侍經幃者其忽癎發哮歎豕視滿廷盡愕綴講迪如故若不見聞及出大學士徐公李公相顧言曰諸君眞講官非大有養者曷至是適奉詔馳天壽山視大峪陵賜銀幣時暑甚人馬有喘而斃者獨上下卑峻不少避竟觸熱敗脾請告歸不逾時卒

陶大臨

陶大臨字虞臣會稽人也嘉靖丙辰廷試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故相嚴嵩耳其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

世蕃候于邸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剌報而已卒不見而是時僊居吳給事時來慷慨慕義歸獨善之數與楊杚世務吳君謂世務莫先於擊相嚴因出其草讀之曰是爲名計耶爲勝之則毋觸縣官謫泚筆汰其甚者已吳君論上詔獄詰責五毒嵜備大臨日遣餉藥物醪糗爲偵伺耗息吳君謝毋重累故人笑曰固也柰何使君獨爲善吳君得不死以戍去而適値韓淑人卒以喪歸毀瘠踰禮三載絕酒肉不御內既除服乃出仍故官校錄永樂大典當是時元相華亭公心器之數引與議國事而會　世宗晏駕遺詔

及他箋表咸有力焉尋以通議公喪歸會大典成道
進翰林侍講居喪無異於韓淑人時服除進侍讀學
士掌留院歲餘拜南京國子祭酒至則進諸生與講
說道理經濟不爲高遠竒僻之行士則之亡何以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召侍　上講讀於春宮尋進詹事
仍兼學士如故　萬曆初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復
如故前後凡三視院篆異數也俄解院事佐部其在
經筵爲日講修　穆宗實錄爲副總裁　上雖在冲
幼聖質不世出所以啓翼之者亦無不婉轉曲盡每
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愼用舍廣咨訪緩工役

飭邊政諄諄有味乎言者也每進講左右皆目相視而　上亦嚴重之亟稱先生賜服視一品他金幣之賜無虛月改吏部仍日講修史歲首大計吏秉持公道銓政肅清衆方期以大拜惜未幾而逝年僅四十八孝友天至居家事長撫幼無不殫精竭力甚至叔氏遺孩欲減歲以代之生平嚴取舍絕嗜好孝廉時里中有凌而奪之田訟於令弗爲白也令後知之驚以問亦竟弗白里豪有御史逮當令治矜其疑徐謂曰書不云乎疑惟輕令悟趣寬之豪後知其自夜挾百金爲壽謝曰誤矣我何德於公公無爲此胡少保

宗憲時擁節東南損數百金為樹坊歎曰東南困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坊為居官二十年一切贄謝俱絕自奉極簡約食不過算踈衣無重綵門不納優人跡顧其好施予獨異是所衣食父之黨若而人母之黨若而人諸戚友以至閭左右若而人取之若困廩也恒言學有根而室有基不實則欹又曰為善罔極惡亦罔極譬之岐乎南則益南北則益北又曰善猶水也為之先者源為之後者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潤九里每讀孟子至收放心未嘗不再三歎也且曰憂勤惕厲其古帝王之心璽乎子允宜舉鄉會皆魁

其經唐詩漢文大爲詞林所重

張岳

張岳字汝宗餘姚人也登嘉靖己未進士授行人擢給事禮科進刑科右而閹豎盛者故　肅皇帝典國與俱來者也憑寵盜香資巨萬岳廉寔劾之　上大怒杖殺其黨璽戍畱都又上六事語侵元相大司馬而二憾成矣遂出爲雲南參議歷官參政時江陵號知人乃三遷晉南京右僉都御史適江陵父死欲奪情南中縉紳閧然乞畱疏具岳不署而獨上疏謂奪情爲權奔喪爲經兩者並行不悖庶萬古之綱常不

斎不省是時凡言奪情者益重譴而岳由是外補至後江陵死臺省交薦起四川參議又三遷而復爲左僉都御史陛見卽條政要四事已遷左副都御史致政歸著有通書等釋行于世

孫鋌

孫鋌字文和餘姚人也文恪公陞仲子鑨嘉靖已酉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以左中允典試應天所拔多名士嘗直經筵講虞書弼違之義剴切詳至時傳旨購珍異計[illegible]以上疏竟得罷已爲國子祭酒會 穆廟登極頒恩詔天下郡邑自撫

額貢生外復拔所廪異等升之國學曰恩貢庚午多士涌集乃疏請廣科額語甚具　上從之葢是秋兩京各增額十五人遷南禮部右侍郎鋌生有異質爲文自出體裁絕不襲時製一語尤精易義一時學者宗之旣讀書中秘益肆力攻爲古文詞詩俱有詣有集若干卷早卒未行

葉逢春

葉逢春字叔仁餘姚人也少有睿資讀書下帷連數旬不出寡交與矜亢自持其天性也登嘉靖乙丑進士官至郎陽太守終其身雖紛拏疊至側弁而吚哦

不休也下筆頃刻數千言不斤斤襲前人口吻獨匠意成一家言萬安朱尚書衡特器之然不能摧亢爲和以偶儕屬少不當輒凌厲使無所容是以毒螫起於交衽而所在齟齬先逢春官冬官同舍郎屈意下之私相語曰葉叔仁號能文而素氣往往取戾於筆札間當竟以此躓矣迄其言果驗逢春雖官僅二千石乃其守郡數擊強宗家居簡貴絕請寄孤立行一意亦可重也有工部集十六卷行於世父選嘉靖戊戌進士子憲祖舉甲午鄉薦

毛吉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也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是時錦衣衛卒鉤摭百司公卿皆重足自保即其黨有犯有司莫敢問獨吉能懲其犯者如他犯指揮門達陸𣑯者怙寵擅威立能生死人百官道遇皆躍馬避去恐後吉獨揚鞭與抗於是其黨交噺之吉偶以失　朝下詔獄乃羣㗇健卒挺之幾死轉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潮惠劇賊楊輝程鄉據寶龍石坑龍歸三峒攻掠城邑吉督七百餘騎破賊三千衆擒其黨曾玉謝瑩而寶龍之賊伏山上發毒弩我軍不利吉選死士百人掩擊之楊輝殪衆遂驚潰凡破三峒斬首五百

級俘六千人又擊破雷州巨寇部內悉平捷聞降勑獎諭陞副使仍理軍務賊又攻河源縣吉屢敗之餘衆遁于陽江之雲岫山我師狃勝突入賊營陣亂賊合乘之師潰從騎勸吉避不聽死之事聞贈嘉議大夫廣東按察使謚忠襄遣官諭祭賜米帛錄其子科入太學廣東及餘姚皆廟祀之初吉之遇害也官無餘貲或以吉犒軍餘銀寄付其家僮爲道路費吉神降于僮妻亟呼曰夏憲常吾生平玉潔肯含垢入地哉悉索還之闔署駭觀謂其死無易節如此科後亦舉進士有名聲官終提學副使

王元敬

王元敬字廷臣號古林山陰人以嘉靖己酉舉于鄉戊戌未進士釋褐知許州入爲刑部員外郎中出守荆州府治許鄖以清能有聲中州江陵秉國名知人荆其父母郡郡守尤極時選於諸曹郎特屬意元敬曰願以吾郡煩前許守是時江陵父里居前守及諸大吏謁見皆繆謹反行侍坐如大父元敬乃講敵禮所請事有不可輒裁之顧用是反見敬憚郡校士吏置名籍呼唱次至江陵子迺以僮應艴然起曰公子卽自貴無求就試孰爲勸駕者而柰何以僮辱上明

日皇恐趨謝始與之試上爲江陵治第諸大吏率輸金助役至千餘金元敬獨以數金往始遼王罪廢其宮竟夷爲江陵宅元敬日王以昏亂廢固宜而遽夷其宮室若太妃何後江陵沒言者以爲罪更奪宅爲廨識者服其晰於治體沙市有美稅惟守所用乃籍而歸諸公帑江潦潰隄漂田廬無算遂以帑羨繕築民不知役江有巨盜曰楊羅剽賊數千里無敢呵禁寀得其子弟數人召慰譬之許令湔濯羅眾感悔自歸卒爲良民陞按察司副使治兵曹濮有朱學孔者兄弟賊猾外飭車騎爲貴遊而陰主盜四出剽刼積

數十年不能得至是伏誅先是他盜刦漕州輕賫舩
奉詔司道守令皆奪俸尅日捕討適元敬以學孔狀
聞撫臺欲藉以塞詔旨爲官吏解免力持不可曰異
日者更得前盜而誅欺罔罪當誰任乎無何果得刦
漕盜皆服方是時政尚嚴肅諸省決大辟常至百十
元敬所論東省囚止六人御史少之曰豈可狥一時
之意以戾天和耶至再至三終不肯易已參福建省政
時閩海有蛋賊將吏督兵逐之而遁乃更執島人以
爲功元敬驗知其寃也下牒責親屬保任多縱之餘
尚數百人督府令悉棄市知不可復爭多叅覆以緩

之及督府被言去因肯得活其所守精審仁恕多是類也坐是不爲執政所悅終江陵在日官不過藩臬而荆前守皆一時新貴爲卿丞矣江陵敗名乃益著由京尹領節鉞治吳會至吳即劾奏罷吏四人境内肅然吳諸大家率善逋糧率移於單戶元敬治不爲毛鷙然徵責無敢格者終歲得宿逋五十萬餘民爲之甦軍門牙兵千人符籍虛詭汰之歲省餉數千巳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秩滿行赴京至汶上忽病道還至家疏請骸骨　上溫詔許之家居十餘年八十七乃卒元敬生平蹈履動有尺寸終日澹然不言其學

殺人亦不能奪也楊忠愍之死交遊多引避獨持杯
酒至西市引滿爲訣郞都水時三殿工起商木每倚
牙儈相與侵牟爲蝎蠹往時受木於潞有韡衫而揖
者稱王公姪請以其商木居間王公者所號三王太
監也幸於上權震中外元敬怒訶曰爾詐也　大子
建法宮王公近臣而若乃壞之乎與杖數十聞者皆
咋舌初爲許州有聖水傳可療疾遠近坌集亡命塞
之藩使以子病求水於許報曰湮之矣再至曰業湮
之不可啓㓜而受學從兄元春後爲陝西按察使兄
一時顯融著名譽然越中稱長者必言二王公云

吳兌

吳兌字君澤號環洲會稽人少英朗不羣及長美髭修幹沉毅好謀爲諸生試多不利益慷慨自喜持論宏邁人不能測也以例入北雍嘉靖戊午巳未連舉鄉會試授兵部主事癸酉丁內艱起補車駕歷武選郎中時　穆宗馭極巨璫例乞門蔭移牒紛藉至以子廕父或丐予他姓持例不予疏請司禮匿不上遣人詣曹求易疏收繫其人欲以遮奏聞司禮懼謝是時兌守法名噪廷中武爵訛濫吏緣爲奸更置籍與內黃參質繇是銓序精允宿弊蕩然時虜入塞並掠

盧龍太原京師戒嚴議徵宣大兵入衛兌奏曰承平
完實虜飽亟速去必不渡灤水而西明矣以愚計之
及兹已遁遁而銳師邀其惰可以大創今徵兵內向
坐失機會寇去而守徒自勞憊後驛至虜果以議前
一日出塞而督臣以入援故緩追賊賊頓於寧武無
擊之者盜曾一本嘯海上閩師討之以殲其巨魁捷
聞朝論且行賞兌曰海中超忽賊魁真僞未可辨也
請覈實乃賞後一本果未得其料敵奇中類如此初
鄉薦出新鄭高公門夙以材略見重新鄭之柅於華
亭也罷去無一人祖道者兌單騎送之於野執袂而

別遂爲執政所憾謀逐之賴吏書蒲坂楊公營護以免已乃出爲湖廣叅議時嶺右有古田之師議調麻陽兵以過犇潰供餉不貲兌日賊所從入楚者三道皆徑於土司但犒諭其酋委之禦寇此不過百金數吏之事耳從之移河南京糧道叅政陞山東按察使飭兵覇州立保甲塹塗布壘亘木斷道以備盜盜馬不得騁咸屏伏他走久之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等處至則營邊垣自西海冶抵西陽河東西袤亘千里明年復築外十三家邊起滴水崖訖于黑漢嶺烽火相接故民堡單弊官屯率土墉庳惡難保民樓無安

宅耕無寧未至是併聚合守諸屯墉皆甓而崇之而後胡漢晝然人有恃賴諸陵背胡無捍蔽每秋防時督府皆徙軍駐山後兌縣龍門東達靖胡堡橫絕虜地三百里建壘其間遷吏車部落屯之凡繚垣百六十里甃臺百六十所而陵寢乃固諸帥皆罷虜桀頡嫚吏每貢時賜物輒抵地上不肯受兌思有以震懾之市日虜酋去塞百里而獵其精銳屯塞下將吏皆集張家口以填之兌偕文武四五人騎而出二監旂導直趨虜營虜錯愕咸張弓挺刃遣人馳告軍門來觀若營虜乃拜跪爭獻酥酪遂按行其軍驃而返虜

遂大懾不敢縱無何虜絶貢擁兵至塞要求十三事將吏請少從之以釋其憾允曰不可此嘗我也從之祇示弱將生虜心乃召之前爲開譬禍福曰汝能貢仍賚汝否則聽營中砲聲耳言畢千砲並震虜馬皆辟易咸哀籲乞求而去初貢市制度草略乃始制虜王貢儀定書稟之式通使之禮夷館以五銳士夾一虜加扃鍵焉毎市賞止酋長墻外驗票犒給輕重有差法最詳密後來皆謹守繩度而已虜習侵盜雖欵服時辥於市或潛盜所鬻馬以去乃令守者持白棓伏而伺得盜皆痛捧而逸之虜以爲言使對曰暮執

賊安問胡漢且執令爾爲市而盜平虜聞皆懲沮兇
居上谷久威信著聞時用不測賞結諸夷心因而任
之虜性質得恩賜效死力無異以是所遣間諜雖窮
漠皆能鈎得之雖他鎮督撫往往藉謀力以濟乙亥
遼東以虜謀大舉聞兇亟以兵趨平虜堡偵歸虜挫
甲重載踏氷而渡師薄之斬數百級氷解虜溺死無
算又虜嘗挾賞寇邊攻毀鵶鶻砦殺二將軍薊師皆
奉詔切讓卒以兇謀縛阿都赤等十七人獻於古北
口詔戮於鵶鶻砦先是宣府屯糧溢故額至二十一
萬軍多積逋疏請赦逋汰浮人乃蘇息又令流人歸

業者原其貧給以牛種由是耕者雲布粟價賤于中土嘗言火器之利可令賁獲失勇初至上谷即造將軍砲百滅虜砲千三眼銃萬創爲雙輪小車挽以十人駕二馬隨營遠涉砲發而車完器成引虜使至營觀之砲舉若連珠移時不絕乃嚙指去已陞右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以原官總督宣大先後九年府庾充牣積羡金至十九萬屯穀二百萬太倉太僕罷輸邊銀穀皆至百萬省南山稅鎮客餉二十四萬任了三賜飛魚服再賚金幣十五庚辰回部扈從　上大閱進陣圖兵略命以右都御史總督薊遼比至選兵

卒教陣法作火器繕塞垣先是修邊者率嚴隘口而虜往往從山溪闌入于是塹深埤高皆爲堅壁復曹家砦以犄古北邊守益設薊師討朶顏趕兎俘其酋馬還所掠百六十人壬午率師禦速把亥於鎭夷堡爲覆待之虜陷伏中斬首百級捷聞告廟擢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廕一子世襲錦衣千戶入掌兵部事數月力請骸骨疏七上得歸生平負氣好施恥居積俸廩所入緣手散盡罷官至潞河貲用乏絕碎公燕銀巵匜以資行橐嘗言吾戶總六鎭錢流沒𨇠爲富翁易耳每思多財則多田業多田業則衆僮奴微責訟愬

歲且百出守之甚勞居之甚苦今雖稍貧然老蒼頭數人已給使令省事少爭其樂差勝耳每與人言讀書養神之道善養神者操筆臨文驅走萬卷不然雖讀書連屋不能用也予居塞上時烽燧頻告檄書紛然將吏遝集門外予方閉戶就睡意飽後起據案酬務應機曲當而心不煩慮吾神暇也然其才略膽決殆從天授爲諸生時倭寇會稽時麻陽戍兵攖市市人不敢忤視私部宗黨數十人戒曰無傷之聞吾呼第共譟以應衆譟震乇麻陽兵皆伏執以告其戍將鞭之矢貫耳以徇郡人蒙安家居十餘歲未嘗入郡

郭就見長吏曰大臣體自尊重先輩浸失其故云不能見重于人敢自薄耶時以為有禮七十二而卒訃聞祭葬如例

陳　觀

陳觀字忠甫餘姚人嘉靖己未進士拜兵部武選司主事尋陞車駕司員外郎佐大司馬樞機肅清軍府人無敢干以私者甲子轉武選司郎中凡天下武臣承襲者咸隸焉吏每竊柄舞文紈袴子皆入賄貪緣為姦選舉往往多濫一以至公振刷之邪蠹屏息丁母憂服闋復補武選司郎中風裁益厲兩典武會舉

一考天下都司官豪雄帥領多所識拔累官郎署總
達機宜材識卓詣大司馬虞坡楊公大器異之戊辰
兵備湖廣衡永郴桂諸郡會新寧猺人寇掠江廣詔
命討之覲以兵餉方不足而與蠻夷從事邊鄙重傷
元元之命乃遣使者招撫諭以威信猺人面縛降轅
門願受朝廷約束誓無敢復反廣東賊黄潮祖等流
刧郴州桂陽督兵擊之斬獲虜首以百計招降餘黨
悉平廣西賊韋銀豹等大駕樓船泝衡永江大掠諸
郡又督兵殲之江上時兩廣征古田猺獞軍門檄爲
備大振兵以張軍威聲聞八桂蒼梧間虜爲褫魄猺

人既平則給士田立堡巖修城垣募勇敢足軍糧與
學校明校化凡士風吏治民務戎機靡弗經營益爲
朝廷保障一方樹長久之畫非苟偷旦夕安也而神
明之用亦以竭矣初陳公士賢有惠政於衡永間衡
永人立祠祀之至是以觀配祀謂之兩陳公祠云辛
未入賀報政於朝先巳陞雲南左叅政而竟以憂勞
楚事積苦疾作卒於京師旅舍虞坡楊公撫而哭之
出涕曰使君須臾無死即卿丞何足道哉乃給驛遣
官扈其喪歸故里

陳有年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故都御史克宅季子幼有奇質嘉靖壬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移疾侍母淑人久之至隆慶丁卯改除吏部遞晋驗封郎會忤楚相居正意再移疾歸淹十年爲萬曆甲申起稽勳郎尋掌選一切賄乞勢屬悉謝絶選法大清晋太常少卿已推右僉都御史撫江右務清淨爲理時大祲奉詔弛過糴禁徽商挾巨貲牟射者有年爲部民訐奏自今且止外販徽商嗾其鄉之彈事者論違詔罷歸庚寅起南操江右僉尋遷協院左副歷刑兵吏侍晋南掌院轉南吏部尚書癸巳同邑孫冢宰鑨予告竟以有

年代葢特簡也在事謝絕一切視爲郎更嚴有詔令
推閣臣該部首山陰去相及部院兩賢者忤　上意
詔下切責詔及司屬遂堅以疾去去之日挾兩蒼頭
襆被以行觀者莫不嘆異抵家足跡不入城市所居
再被燬構葺力不能給日飯脫粟敝冠澣衣雜處耕
樵間未幾病歿年六十有八囊無羨金幾不克襄大
事後贈太子太保謚恭介㑹一子

張元忭

張元忭字子藎號陽和其先葢蜀之綿竹人宋相忠
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父天復以進士官至太

僕卿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母愛之戒無溺苦
于學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輟總角用時嶽嶽負
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
不答也會楊忠愍諫死遥爲誄詞慷慨泣下焉矜太
僕公乃色喜大奇之甞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覆其
卷而沉思巳聞王文成艮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
戊午舉于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歎
曰聖賢學自有異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即心證聖
而猥踵其下風一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
有滇難葢太僕公故甞副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

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身被太僕公萬里赴逮于學
巳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公官歸越
復馳如越屣及門血縷縷濺趾天下聞而哀悼庚午
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
修撰自以遭逢聖明釋蹻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
日橐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
署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爲解乃獨
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常滿毋抵
掌論天下事不爲首鼠兩端　穆廟初嘗疏直御史
某且請進講列女傳于兩宮以修二南之化戊寅不

報免太僕公喪起家奉旨教習內書堂曰若曹星近
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爲善勃貂管蘇非人乎乃取中
鑒錄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詔勑
直起居館會 皇子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沅
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日槎間漫筆丁亥起家
用詞林久次超爲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清
理武黃蕁克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歎曰明主
方孳孳嚮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畢智
以廸宸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冀有所感孚
焉初 上御曆覃恩郎疏白太僕公寃狀請以恩及

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旨格不行仰
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
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　明主而不
能爲父洗沉冤長負吾親何以爲後以此鬱鬱致疾
疾革顧弟子呼　陛下曰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
瞑平生雅志聖賢其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顓
務以實踐爲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
格物近世學者徒剽文成之外郛耳又謂朱陸同源
而末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
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袪世儒之惑持操端介

絕不喜婞婀事人然坦焉躪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
行自是葢初之進也出江陵門下當炎炎時卑者蟻
附高者鷙鳴而獨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
某門人也皁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
疏請禱卽死弗爲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
關公義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
四先生于學越人至今誦爲美然天性孝友侍太僕
公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欒欒求瘠喪
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僻俗越人化之有異
母弟二人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

施宗黨若弗及其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于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衮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略山遊漫稿榰閒漫筆行于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于家

蔣勸能

蔣勸能字汝才號雲龍餘姚人嘉靖乙丑登進士授行人冲雅有儀度溫然可親又工於專對嘗使泰啓二藩所在人敬慕之擢祠祭主事庚午晉主客員外

郎遘父艱歸癸酉起補郎中萬曆丙子出爲湖廣右
叅議分轄衡永駐節永州永與廣西界峒猺爲患時
道州甫被掠詢鄉民知有猺老者爲之謀主乃集兵
爲勦聲而陰用恩惠撫之於是猺老懼諭其衆歸所
掠因召來與之語爲除其罪曉以禮義又立社學簡
其子弟教誨之猺人悅服而廣猺懾其威德終任無
敢擾者永以猺警嚴夜禁犯者輒斬首奸民或賄邏
卒報其私伺夜出掩殺之曰是且甚於猺矣下令必
生獲敢擅殺者死閭里以安爲人內明而外寬其政
以慈惠爲本不屑屑求名而惠澤及民者寔多永屬

邑零陵以附郭稱繁官全設而祁陽有郡東北民獷悍多盜官乃不備請捐零陵薄以益祁陽兩邑至今便之零陵有嬖人氣燄甚張宦楚者多屈意奉之屢以事託㵸不爲意因誣構之已卯丁母艱歸遂不復仕

陶大順

陶大順字景熙號雲谷會稽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工部主事以母老移疾歸養服起補武選歷職方郎中時北虜初欵塞約束未堅奏牘下上日不暇給條畫詳練事倚以辦時其弟文僖公大臨已爲吏部侍郎

兄弟並當樞機奬拔文武材士門庭肅清外無餽問退食沖然雖賓客羣居莫能窺其際也長子允淳同科進士擢尚寶司丞而文僖子允宜復舉禮部軒騎出入京師以爲盛事秩滿遷大名兵備副使陞湖廣參政再遷福建按察使轉左右轄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致仕以歸大順器識通敏氣深慮沉平居恂恂抑畏臨事裁斷洞然無滯所決獄平反甚多初亡人曾光何心隱皆圖像召捕甚急武昌有游士與客比丘過從者或以爲疑竟收之問何以知其爲二人曰光額瘢應圖也笑曰果光也額不復瘢矣釋而遣

之楚之鄙邑與宣慰司鄰民相與訟有司恚其忤捕
以叛聞發兵討得二十七人奏報當死會官論決心
知其冤至市平立不肯押字曰就所書獄此拒捕耳
非叛也御史動色曰公言是也然業已奉詔當奈何
乃殺一人餘皆獲免閩藩司之帑大亡其金吏卒五
十人皆坐繫搒掠備至時爲右使請于長曰盜者二
三輩止耳而繫五十人即盜在是亦四十七人冤矣
請爲公治之則悉縱遣繫者令四出跡盜果得真盜
以報五十人者皆得解時楊君四知爲巡按御史當
決囚屬以差次其必無赦者十人甲乙以報而復爲

篋內筴篋中禱而探之所探筴視所差次前後無一人爽喜而謝曰公之明允乃仰符天意乎居楚日遣吏江行遇盜剽其囊視所持牒遽曰此陶公所使也虐仁人使不祥乃舍之其得人心類此宦游三十年徒仰祿入居楚日至斥私奉金二千兩以繕治郡城及長閩藩筦錢穀每出納監以郡佐涉筆署封而巳嘗謂諸子曰吾意欲爾等貧以爲吏勝于富故生平田產無所增加當弱冠時從其祖父莊敏公官京師以三河籍中癸卯順天鄉試時南人附籍舉者凡九人北士譁于朝九人者皆歸克本縣廩生又十六年

戊午再舉于鄉又八年偕其子成乙丑進士徘徊藩司甚久不知者謂已篤老然懸車時年六十五耳

王　泮

王泮字宗魯山陰人嘉靖乙丑進士萬曆八年知肇慶府十二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嶺西泮治肇慶慈愛和易士民見者語次尋繹甚有恩惠未嘗疾言遽色於人而確然有執雖門生故交無私也好爲民興利興起學校後瀝水由城東石頂出收皆畝一鍾爲浮屠於石頂之上以利學宮通北港利灌漑大治陽江學宮又爲陽春學置田凡便於士民者爲之不啻

饑渴肇慶幕府所治兩粵藩臬使者若四方之賓無日不至饋櫛出日昃不遑暇食延見有禮人人得其懽心經畫事宜悉中窾會幕府甚重之府江之役懷賀之役珠池之役皆有勞焉泮性恬淡自奉如寒士居官廉潔焚香靜坐若禪室然詩辭冲雅書法遒麗有其家右丞右軍之致粵中文士皆來就正而郡中子弟又時以舉業請則擇程式示之如羣飲於河各厭其腹矣十六年遷湖廣參政高要士民遮留泣下建祠祀之高明亦有祠

羅萬化

羅萬化字一甫號康洲山陰人少凝重六歲就塾舍舍旁屋忽圮衆駭奔散獨端坐自若識者異之隆慶戊辰臚唱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尋與修　世廟實錄陞侍讀筦理誥敕充經筵展書官與修大明會典已卯出典應天鄉試明年分校禮闈當江陵柄國也以嚴峻爲治心竊非之數形歎議而江陵亦因其伉厲自遠不能無望其幸客周生者亦山陰人每過邸舍數以微詞動之輒亂其緒或舉大白以杜其說俾不得竟江陵大奴允七者建三大寺於都城私爲請記恚曰吾天子侍從臣而當爲奴作記是歲復爲其子

先期請試題愈恚曰吾晚裝兩篋明旦踵出宣武門外而謂吾難去官乎以是愈忤江陵每喉銓曹令外補或難之怒曰楊惟雄非狀元不嘗補外也然亦終其世爲六品官不得調壬午江陵病卒始遷右諭德充經筵講官明年陞國子監祭酒條敎甚謹改南京禮部右侍郎丙戌以外艱歸至辛卯始擢吏部左侍郎壬辰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敎習庶吉士先是儲位未定廷臣交章得旨以二十一年行至是復有三王並封之命萬化率其佐抗辨上疏曰祖訓立嫡不立庶葢以有嫡有庶自不得舍嫡而立庶耳非嫡未

出而必待嫡之謂也今　皇后祺兆未彰皇長子齒

齡日茂節奉明旨昭如日星而復援立嫡之經暫從

封國之典將使觀望靡定疑慮叢生臣等具員禮官

有死不敢奉詔會諸司疏日百數上事遂寢國本得

以大定朝鮮之役當事者力主封倭而言者又請勘

使與封使並出萬化謂封議已堅勘使祗假設耳即

令勘使果不虛出而以封命之重出而復返國體謂

何夫我以封而賞寇倭以兵而邀封釜山非奉命所

出之途阻兵釜山亦非叩關乞封之禮此與城下之

盟何以異豈可使四夷聞且見耶力疏沮之不報後

封使出倭敗約使辱命返亟如所言滯沓踰制請封
上意欲予之堅持不允至手詔切責執奏愈堅時會
推閣臣名在舉中或有言中人須少行賂者歎曰山
谷寒士被遇至此於吾分過矣此何官而可貨取耶
冢宰缺大爲時望所屬而忌者中擠之以是俱罷未
幾瘁病連疏固請　上賜驛賚金寵行者甚渥既行
病加劇至寶應卒訃聞祭葬如例謚文懿

邵陛

邵陛字世忠餘姚人也隆慶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
御史按吳疏寬積逋無算次江北創議築泗堤濬海

口以捍水患次江右江右素苦機杼赤號之賦並爲疏請裁減而監臨棘事尤稱公毖歷湖廣巡撫盜踞大宿蘄黃間勢張甚分地協勦厥功居多初潞王之國有以 景邸莊田啖之者王請之溢於故額陛列見田以聞無濫及民產官至刑部左侍郎陛恢豁有度喜扶植士類至指陳中外闕失忠悃切至以故上多嘉納其人所罕知而已亦未嘗語人者則掌道時陰持敦促故相疏不上最爲孤騫孫司馬鑛能詳之亦足槩其生平矣

陳紹

陳紹字用光上虞人自㓜穎異弱冠舉於鄉壯年登進士授廬州府推官以明允稱會守與倅不相能撫按使廉其事或以僚友爲嫌不避竟直其守被召詣京師將首擢諫署適前倅謁銓懷懟萋菲之或從吏請選郎謝不可曰媚人吾弗能也於是拜南京監察御史嘉靖庚子崇明海寇嘯亂當事亰手武臣失紀抗疏請儆厲乃咸震讋襄力獻功辛丑巡上江西接彭蠡東抵青海賊故出没置巡牌甲伍上下譏察江海廓清復命疏江洋便宜五事及文武庶僚臧否聞者歎服壬寅之秋北虜大侵西人半爲屠僇慨然上

疏曰宋相中國司馬遼人戒飭邊吏今相當誰咎哉
廟堂肅然自此不能安其身矣癸卯考最將行報擢
韶州知府怡然赴任至則與民更始榜十餘事其大
者曰清本源曰申聖諭曰禁侈俗曰稽積滯曰緝盜
賊一郡咸屏息而聽矣乃修張文獻墓新余襄公祠
祀韋九皋父子以風之乃簡七學弟子員於濂溪書
院若明經館爲之師以訓迪之士民渢渢乎動矣巳
乃攻葺而事釐之俗故髫年納婦爲之厲禁徭役以
人一丁配糧一石貧民苦之攻議丁配之五斗曲江
附郭里甲煩費爲之稽籍分日縮十之七郡堂就圮

發帑美捐罪贖葺之踰月而成民不知費韶民貧而
喜訟得其情而捐其贖訟者感化英德有楊金者殺
吳福泰賄吏嫁罪蔣效文翁源池成鑑謀殺嫂姪飾
僞牘冀倖免一訊皆伏辜合郡以爲神明韶西界連
州清遠萬山猺人蟠據時出剽剌稽補猺官召諭賞
賚申明約束於是諸猺亦皆喁喁聽命令矣乙巳歲
大饑發粟躬爲校給迄無冒得者民大稱便既而四
月不雨至於六月爲徧雩於山川百源曰其有罪降
罰予一人罔以某一人眚而移災於百姓日勤奠瘞
暑毒弗戒忽感瘟而暈時雷震雹坐若假寐已復甦

言及郡事而卒

商爲正

商爲正字尚德會稽人隆慶辛未進士由刑部主事簡爲監察御史出按山東福建督學畿內遷大理寺寺丞進右少卿攝卿事侍講筵充廷試讀卷官尋改爲左性敏捷强記多所討覽言之皆有條貫自爲諸生時已然及解褐見貴官時與論事輒爲言往代與今沿革之異擘畫詳允如宿吏老宦聞者驚服及按齊魯吏民畏憚如威霆轟然各在其首俗多豪猾相連結長短吏民號曰窩訪張仁者其魁也吏畏其黨

不敢發捕得笞殺之一部皆讋時膠萊河役起作者潰鹻淖中蛆生于股人衆騷然環噪首議者欲爲變馳往慰定之會奉詔按驗上言所穿處石盡水出且汲且挑工力甚費就令渠成而麻灣海會淖河各數十里朝濬夕淤即別開一道行且復然恐徒糜財力終無所就又言倡議大臣乃心存國計願勿以事成毀傷任事者心疏奏役罷論者稱其有體戍卒以倭俘百獻詰之曰夫遇敵合鬭至移時卒無寸創是爲生倭者耶訊因固海商其一人解行賸則途券具在驗之而信悉縱遣之從御史久次擢大理方授節鉞

而竟罷歸識者惜之年七十有六卒于家

孫堪

孫堪字志健餘姚人也忠烈公燧之伯子墀仲陞其季也正德巳卯忠烈公死濠難堪兄弟自籍聞變哭幾絕挾刃將赴讐死會濠巳擒乃扶柩歸廬墓者三年有瑞芝產塚上堪以蔭授錦衣千戶中武舉第一歷都督僉事當是時墀官尚寶陞以侍從歷少宰奉母楊夫人就養邸中堪日率二弟伺顏色拜跽起居其退處輒憶忠烈公淚涔涔下也及楊夫人考終巳九十餘堪亦踰七十矣竟以哀毀骨立卒于途疏聞

詔贈都督同知堪奇節偉行乃其天賦而才亦過人
工古文詞書學顏魯公邊防兵制及天文地理律曆
醫卜諸家靡不通曉又善繪事畫菊入神品然以抒
憤寄情非其志也尚寶墀亦以諸生異等選入史局
預修會典玉牒諸書楊夫人之喪與季廬墓如喪忠
烈公時服闋尋卒姚人重閥閱如孫氏文武忠孝萃
于一門者指不多屈云

馮應鳳

馮應鳳號鳴陽山陰人萬曆癸酉舉于浙爲第八人
庚辰成進士令永豐縣襟江繞湖時有水患其民險

而健吏多舞文爲奸至則與諸掾約若有罪弗怠曰
悛者吾法在吏胥惴惴莫敢詭骫因進父老于庭問
水所患苦狀躬督版築爲長堤以捍其流田皆沃壤
至今稱馮公堤簿書稍暇即詣學宮課士子業示之
正鵠於是登賢書蹁躚盛矣先是邑人夢神語云馬
生二角制科如錯令乃悟爲馮姓云爲令五載齡平
不苟造利袪疢民安利之尸而祝焉召拜監察御史
丁父憂闋再補監察出按雲南時總鎮沐紳視藩臬
奸僕攘田于民洶洶羣不逞以爲滇憂至即諭舊制
徐檄治其奸僕責之歸田而薄令贖罪曰鎮帖服兵

備副使李公材以冒功蒙罪詔獄六年廉得其狀抗
言李謀當緬賊內訌蠻酋又叛而翼其勁李謂此可
討間難用直擣窖令把總寇崇德等齎金携其交蠻
果悔禍而反攻緬諜至令把總杜拭等間道會擊于
是有遮浪之捷師還論賞諸將武人多飾語遂爲劾
功者劾奏寘不當坐以罪乃得釋人謂馮公一言回
天洎按江右稅璫肆虐有司多以激訐爲名高至則
明東以制惟務鎮靜不與嚚競惡氛漸熄巡視京營
疏請專司舉劾稽將領汰老弱即卿寺莫敢撓其議
者營務一新理長蘆鹺務使貧竈復常產甦困商令

無壅滯未幾而疾作神已槁瘁猶注意舉劾力疾草疏從事勸之曰監司自有成語何自苦重搆爲曰吾爲朝廷綜名寔惜身瘁耶會遷太僕少卿欲具疏乞歸而疾已彌留矣距其生六十有二

高從禮

高從禮字質甫號青厓會稽人萬曆乙丑領鄉薦明年丙戌連薦禮部射策高等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中出守臨江府居五歲擢福建按察司副使主屯鹽尋以藩叅治閩粟遂拜憲使治兵於漳南歲丙午奉表賀萬壽於京師過里中忽中暴疾而没從禮詳雅

沉厚言笑不妄及歷試外臺名譽隆起平居嘗銘其座曰恕能養德儉能助廉赴事欲勇宅神欲恬初爲西曹時方遣使出讞選次當及深自陳讓至於再四或怪問之曰公何讓之固也曰昔歐陽永叔居夷陵行視獢閣有積牘焉枉直乖錯不可勝覆也退而以獄失故終其身精法審斷予書生方師吏耳敢專使命　上之以滇事怒李公材也言者強諍　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憂不可測曰　聖主可用理奪乃操筆爲奏曰材用夷敗緬不無闢國之功據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又曰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

罪矜疑人將效命　天子視奏色爲霽竟獲原解臨
江之岨有龍池羊腦者南筠界也巨姓主盜盜盡殺
人燒廬舍操車馳往縛其帥災巢以歸有羅氏者擅
貲養客將爲亂復用奇計收之民賴以安龍池羊腦
之人至今祠祀焉榷事之興官閹省中使者遑目動
腕輒持關鍵逆牙以制之竟嚴憚不敢恣橫會中使
閉罪庠校諸生徒聚譟於衢窘迫莫可脫乃譬令執
罪人以自解而以兵護之歸衆乃定奸人妄奏言福
建鹽使司多滯引鬻之得十五萬金乘傳磨來兩竄
皆憂擾時主鹽法挺身疾辯羣小皆挫服爲輸鏹四

千有奇而止閩貴人言於二臺請以私票行鹾號曰
柢引皆許之矣又力爭而罷紅番以舶來求市中使
以聞上言無敵夷心生方來患閉關謝却之番乃引
去蹄江據津塗常以富人主客役役罷產率破當審
戢吏時諸富人皆行貨營免吏用舍視民厚薄郡民
皆愁苦之至是悉罷遣使者以公錢供而使吏主之
日簡客者守也先是傳頻而名爲節省官損郵直而
民陰率私錢佐之無所告愬乃上牒請悉遣還舊額
淸江鎭百估之所會也故事官市民僅與半直與又
後在郡五歲未嘗遣一卒適市傺屬戚師之鎭人安

焉鎮故有社倉哀八都之粟立司正副以領之監守稱病至是聽民出義廩分五庚令自爲守官無所煩民以恃賴淸江之祠遺愛者三前守戴公德孺以兵從新建伯討逆濠者也一乃生祀從禮而俱淅產及其沒也聞者莫不傷悼之

陶望齡

陶望齡字周望會稽人也父承學歷官禮部尚書望齡稟極淸贍靜穆之性自孩稚而已然年九歲時匡坐終日與其兄虞仲問答皆世外語讀書往往有超解十七補邑弟子遂致力於古文詞時大理卿燕陽

尚公督學北平就婚於燕都受業於檇李葵陽黃學
士之門甲申自燕返補試睦州閩儆庸林公視兩浙
學見其牘絶歎賞以爲浙士無兩檄冠其先所試士
予廩明年遂以第二人舉于鄉己丑南宮第一廷對
擢第三授翰林院編修與焦修撰弱侯袁宮諭伯修
黃庶子平倩極相友善朝夕究譚性命之學寓書與
弟奭齡向時迷陋覩一科第爲究竟地正如海師妄
認魚背謂是洲岸耳聰明人宜蚤悟勿墮大海而雨
覓舟楫也辛卯兄德望棄世尚書公以慟哀致病丞
請告歸養朝夕視膳與其二弟日相與徵論於前有

道承順病亦漸損甲午請闕補原職同修國史乙未
分校禮闈得人獨盛已復請告返越戊戌丁外艱服
除奉其母北上復補原官尋轉太子中允知制誥時
東朝始建覃恩被於庶寮　綸命委積日數十軸未
得暇體素羸至是益憊曰吾乃用身命慱寸祿耶思
解衣作歸計而母聞之艴然曰吾崎嶇北來席未暖
而遽去何挈挈也於是謀改南徐爲引身之策數月
以左春坊右論德兼翰林院侍講典試留京會妖書
事起一二細人搆其間詞連大僚特　上方震怒勢
將不可測曰如此則大獄興反覆相噬禍且株連臣

浙江杜林

子不足惜柰朝廷大體何誦言之當事力爲營救事乃得解甲辰三月克廷試受卷官事竣杜門上疏力請至再得予告旣抵家母病甚扶伏床第增損藥餌數月乃間居朞年詔起國子監祭酒上疏言臣母年巳望七素患痰嗽延至去歲陡爾沉綿臣抑搔肢體每切寒心近出戶庭輒驚噬指臣聞陽城爲國子司業生徒歸養凡二十人使臣棄病母床第之間趍簡書千里之外悖倫斁德不孝之尤　陛下方俾以忠孝作人亦安用此疏聞詔以新銜在籍戊申母病不起甫百日亦遘危疾而卒生平服膺文成之敎於宋

悅慈湖子輯慈湖金鉀於近世悅龍溪近溪各輯其
語錄嘗曰慈湖師陸文成之所自出餘子皆文成之
裔也學道之堅精進勇猛乃終身退然自居於學地
即庸流单士片語近道折節下之與其弟輩友愛無
間聯床共臥動即浹旬月未嘗入內體羸弱不任勞
苦而性喜臨汎往往旬日不休崎嶇跋履初不言倦
每見林薄蓊翳清溪潆洄則解衣盤礴嗒焉忘返或
至山水奇絕之處則攝衣而登踐苔捫蘿凌犯危磴
從游者方戰悼危慄而翩然獨詣直躋其巔宿萬山
之巒必晨起以觀煙雲之變態島嶼之出没情境所

會嘯歌不已嘗一登洞庭兩游白嶽窮台宕之幽峭覽天都之奇勝陟天目臨寶陀幽絶處皆有題咏短吟長什無不可誦所著有制草若干卷歇菴集若干卷行于世訃聞予祭葬謚文簡

胡瀚

胡瀚字川甫餘姚人也七歲端重如成人一日問塾師曰學孔孟以何爲入門塾師大異之其從父支湖公召語之曰孺子願學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爲主瀚唯唯著心箴圖就質於王文成公文成公曰吾小友也時王公畿錢公德洪皆與爲忘年之交會講學天

眞書院主朱學者疑陽明宗王學者論考亭滸曰考亭當註疏附會之時不得不擷精茹粹以發蒙陽明當支離割裂之後不得不指點頭顱以證世俱正法藏雖異而同學者服之滸於博士家語若不經意而語必驚人當謂於一第承蜩易耳然數奇毋厥晚乃以貢得華亭訓導尋教諭崇明歸至今吳門稱滸者以爲安定遺裔云築室令山署曰松篁小塢歸臥其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爽焉自得病革爲詩示兒孫神色恬正庶幾去來翛然者有令山文集一百卷行於世

季　本

季本山陰人既受學精思力踐慨然以聖賢爲可學而至常兢兢磨練於事爲朋友之間患世之學者以自然爲宗忘其所有事習於惰而偷自便也曰心之本體原戒愼恐懼天命靡寧主宰常惺猶之龍矩則常定潛見飛躍隨所遇而時應是以警惕主變化也彼以自然爲宗而不知惕若有同出於虛而卒流於物欲者矣患世學以講經爲病徇僞見微曲說任胸臆之所之而去道愈遠也覃精於六經深研妙詣多所自得始明德童年時於經義務深悟旣知學引伸

觖長益有妙契文成存時與書言看經書取其有益於學而已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特見妙詣一時不無開發之益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有反爲之障而不自覺者矣後學成歐文莊亦以習心流注箴之蓋師友切磋入微者如此明德舉進士官監察御史以論禮補外卒後門人祠祀之謚曰明德先生

徐渭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歲倣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雋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

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或召渭視之渭覽罷瞪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對具藁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佳者即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　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譔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奬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

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慚慍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群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視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入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關請然性豪

恣閒或籍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剚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為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為文自銘其墓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為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

噱而深惡語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請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䦨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洮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値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巳乃以給費不即餧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幬莞破弊不能再易至籍寢年七十三卒

黃珏

黃珏字玉合餘姚人性廉靜朴厚八歲始能言言輒有中時喪母哀毀如成人以庶母讒失愛於父而孝父益篤父令諸子析爨於家貲聽諸弟所欲及父沒竭力治喪一不干具弟毋譏語及母輒涕泣不能食家祭祀極誠敬將之有富人兄弟欲訟者沮弗聽請絕交事得解兄聞之大感奉金爲謝珏笑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平居以教授自給晚益空乏而胸中曠然依婿劉景祚以居與太原王藹石陳邪謝肅爲文字飲疾病謂子熙曰吾歸矣汝善持而身

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

吳宗元

吳宗元字長卿山陰人其上世有諱翥者以學行聞門人私謚爲文簡先生後遷爲諸暨人宗元孕十有四月而生幼穎智屹如成人蚤失父事母甚恭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此今以汝子孝特延一紀疾果瘳宣慰使辟用之大息曰母耄年得力田爲養不啻足矣力謝免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宗元號慟幾絕服除久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如新喪已念父母没唯教子孫母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詣浦陽鄭義門謁焉得

其家範數千言以歸如獲寶璐力遵行之庭無間言和氣所感家有犬病足子啣食哺之宗元益堅志自力製家教一篇訓飭剴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隣族之事居多宗元性恬冲於物無忤貌淵澄山聳出言不繁而感中肯綮其與人熙然如春頗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寸遇風日清美輒箕踞坐吹之聲振林木晚歲視聽行步如少壯歲時坐中堂子康鬓盡白諸孫鴈行以進次第舉觴爲壽宗元頹如也及卒朞功緦麻且千指就位而祭州里更相弔十數里哭聲嗚嗚不絶云

孫鑨

孫鑨字文中餘姚人嘉靖丙辰進士除武庫郎轉職方數年　肅皇帝齋居久錮言事諸臣屢興大獄上疏極諫中人憚　上英察秘不以聞遂移疾歸　穆廟初起南文選歷尚寶鴻臚光祿卿時江陵奪情以見忤乞休家食十年丙戌以原官　召進大理卿時吳時來爲御史大夫更律例多紕盭不可行下法司議鑨爭之强兩請　上是大理議已進刑部侍郎改吏部庚寅遷南吏部尚書尋以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上特簡汪遷冡卿是時事權初歸銓部人情扤捏

中旨譙讓諸曹郎鐫俸削籍者踵屬屹然不動遷除大政不謁內閣道遇閣臣亦不避新建積不平于是有紀綱疏意主會推令諸曹舉上　請以杜專擅覆議寢格給事史孟麟上疏力申其議新建益忮而閣部水火矣鑨感　上知遇汲汲以人才爲己任集思廣益欣然舍己意廓如也癸巳春大計京朝官考功郎趙南星慷慨矢天日曰法之不行自親昵始首擯其姻戚都給事王三餘而鑨亦廉其甥呂胤昌自是部院臺省莫敢以意奸其私人者而城社之黨紛紜何白簡至　嚴旨以專擅切責已又以回奏不謙

奪俸鐫考功郎三秩于是去志益决獨以權黨二字不可遺後患乃上疏申職掌報聞堅卧乞骸　上遣中官賜以羊鐏請益力疏累十上賜傳歸踰年卒鑨純誠質行與人煦煦長者意所不可責育莫能奪真不忝忠烈之裔矣

俞漢遠

俞漢遠上虞人能詩畫嘗膺保舉寓京師時吏部郭尚書知其能畫使人召之不赴召者曰冢宰人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子何獨不往漢遠曰吾以應薦而來今往為之畫使他日得美除人將謂以畫得之卒不

往後卒旅邸貧無所蓄鄉人裒金爲斂之

補遺

陳思道

陳思道字執中浙江紹興山陰人父谷深居鑑湖濱且耕且讀教授鄉之子弟生四子思道最幼負奇氣頴悟出倫日記數千言見者毋以公輔奇之及對人言曰吾必爲吾父償書債洪武三年開科取士遂領鄉薦登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執法不回二十年朝廷知其賢驟銓兵部右侍郎益勵風節雖至戚信友不敢干以私由是名譽日彰　寵遇日盛二十一

年轉禮部左侍郎二十二年三疏乞歸養家居不㧞
生業儼然居官之日郡邑長令非有大政造廬請議
不得一見與鄉人處則恂恂如也善屬詩文時推正
直有行義者必以爲稱首云

葛啟

葛啟字𡩋吉上虞縣人永樂二十年徵修大典入監
除陝西道御史巡按湖廣建言謫萍鄉知縣致仕

朱賡

朱賡字少欽號金庭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由庶吉
士授編脩脩撰與脩　兩朝實錄充經筵講官　上

方冲齡嗜學每進講開陳明盡　上輒和顏受之一日聞宮中娛情花石因講宋史花石綱極言羣小騷擾害民甚大　上退戒左右曰講官言可畏尋以講讀勞加俸一級改吏部左侍郎教習庶吉士尋陞禮部尚書諸宗室請封往苦吏胥求索乃盡爲查給有難之者陰令人往司封所檢得誥軸盡給之諸宗𥁞德不置丁繼母憂歸賜祭葬襄事尋故讀書東武山建逍遥樓偃卧其中者十有三年　上念舊學以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至則備陳礦稅爲害引唐玄宗宋徽宗爲戒詞甚剴至　上優詔褒美之會

工部據例請殿門工費謂此嘉靖三殿故牒今軍興旱潦所在若洗而所入礦稅原爲大工者不得用一錢不此之請謾言往牒使　皇上無以示信天下非所以光　聖德乃密具揭呈進　上覽之大悦遂傳旨緩工令擬諭以進因備陳礦稅原爲大工信不可失乃下諭封礦所在稅課改有司徵以其半濟工　詔下海內歌舞若更生焉巳疏請釋逮華司理鈺等十餘人于　詔獄而曹御史學程以語柬事忤　旨繫稅監梁永誣咸陽令宋時際咸寧令滿朝荐咬切稅銀有　旨逮獄咸力疏懇救獲免于罪戾焉久以

病請告　上不允會長子納言訃至一慟而疾劇亡何卒先是欲悉數時政叩閣以請及病危乃括而當尸諫　上優詔報可將葦乃張目問曰　上意若何額而謝者再享年七十有四病中自撰名曰茶史食茶者以苦語人不知惟食者知之問以苦何如亦竟不能吐一語也大臣之遭憂離愍若此信稼穡代食之惟實矣

孫鑛

孫鑛號月峰餘姚人甲戌會試第一二甲四名授兵部主事調禮部尋調吏部歷稽勳驗封考功文選管

內外大計區別精詳輿情貼服甲申陞太常少卿丁憂復除常少右通政擢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刑部左侍郎改兵部經畧薊遼加陞右都御史陞南京兵部尚書丙午加太子少保回籍文章事業卓然一時固其識力之過人至于忠孝大節則得之家傳者素也

孫如法

孫如法字俟居餘姚人中萬曆丙子順天鄉試癸未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建言謫廣東潮陽典史未及起用而卒如法之曾祖卽忠烈公其父卽冢宰鑨忠貞大節眞不愧祖父者